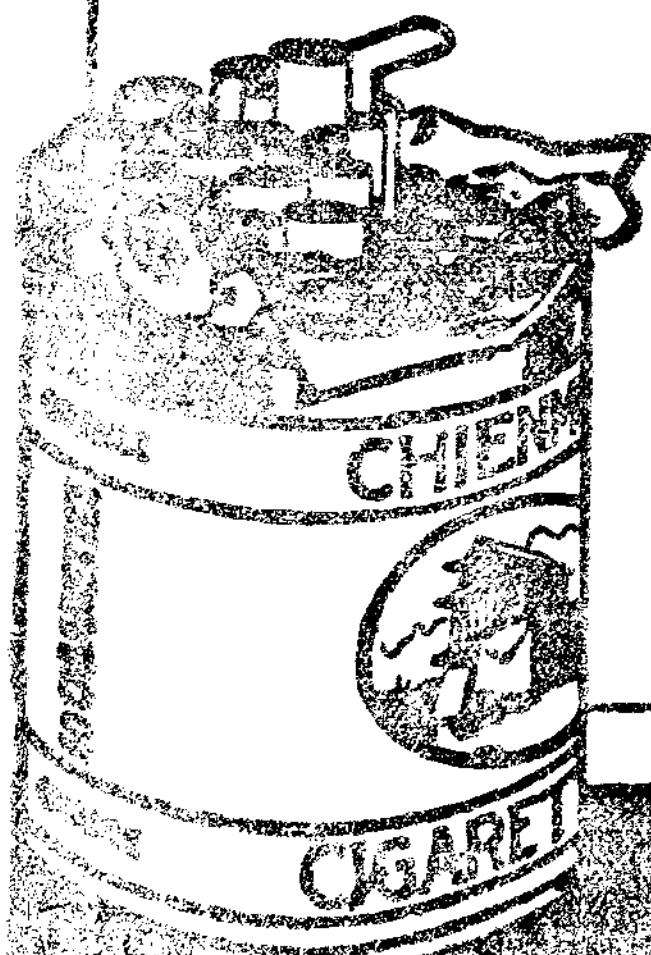


THE SCARLET MAGAZINE  
上 海 世 界 書 局 發 售

“CHIENMEN”  
GRANDE  
CIGARETTES

大  
人  
物  
吸  
大  
前  
門  
牌  
香  
烟  
落  
落  
大  
方

英  
美  
烟  
公司  
總經理  
有  
限  
公  
司



聯珠烟。真真好。味香  
 醇。價公道。諸君化費  
 舉元銀。吸相之外還  
 有飾品可送人。

中國南洋  
 兄弟烟草  
 公司



# 第四十期目次

長篇武  
俠小說

江湖奇俠傳（第十回）（四張）

不肖生

## 游戲欄

新歌謠（喜鵲叫）

程瞻廬

最新禁獻術

徐卓呆

燕子窯

海上漱石生

新舊學究的口吻

程瞻廬

熱昏歌

蔣恨呆

杭州西湖景俚歌

汪士人

求幸福齋贊墨

何海鳴

舍屋露玉軒筆記

陸律西

歐美小說家列傳

王天恨

瀟湘環記

凌笑青

垂楊談蒼

董巽觀

雨中游記

嚴獨鵠

## 長篇小說

新歌浦

海上說夢人

第四十回

情密密兩心相印

意茫茫一策莫籌



請聲明由紅雜誌介紹

# 精神不振常覺困苦 兵中校之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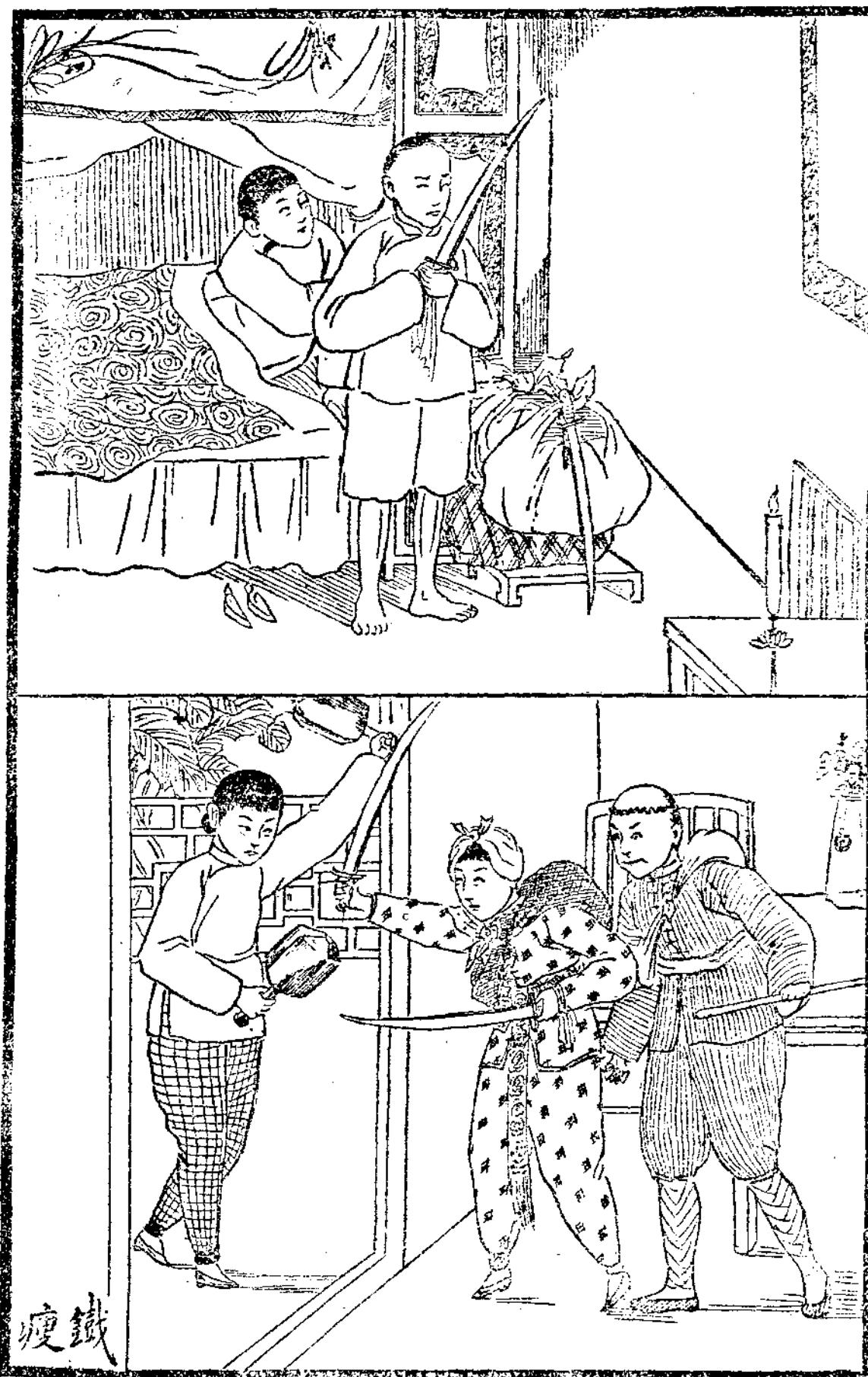


軍界中人非僅危及於損傷及死亡於戰時已也往往因身膺軍務服勞過甚以致身體衰殘者矣卽如前吉林陸軍第一協一標二營營長又調充吉林巡防前路步兵第四營營長陸軍步兵中校孫符貴字頤堂君現下旅居南京花牌樓吉祥街一百〇七號其來函云人謬膺軍務計有十年前清光緒時奉令赴吉林延渾征滅土匪其間風餐露宿身經劇戰返里接百病叢生初則精神不振常覺頭暈目眩繼則滿身骨節疼痛飲食減少夜雖經醫生診治頗久然終未嘗見效直至今年十一年正月間始由友人介紹謂紅色不次鄙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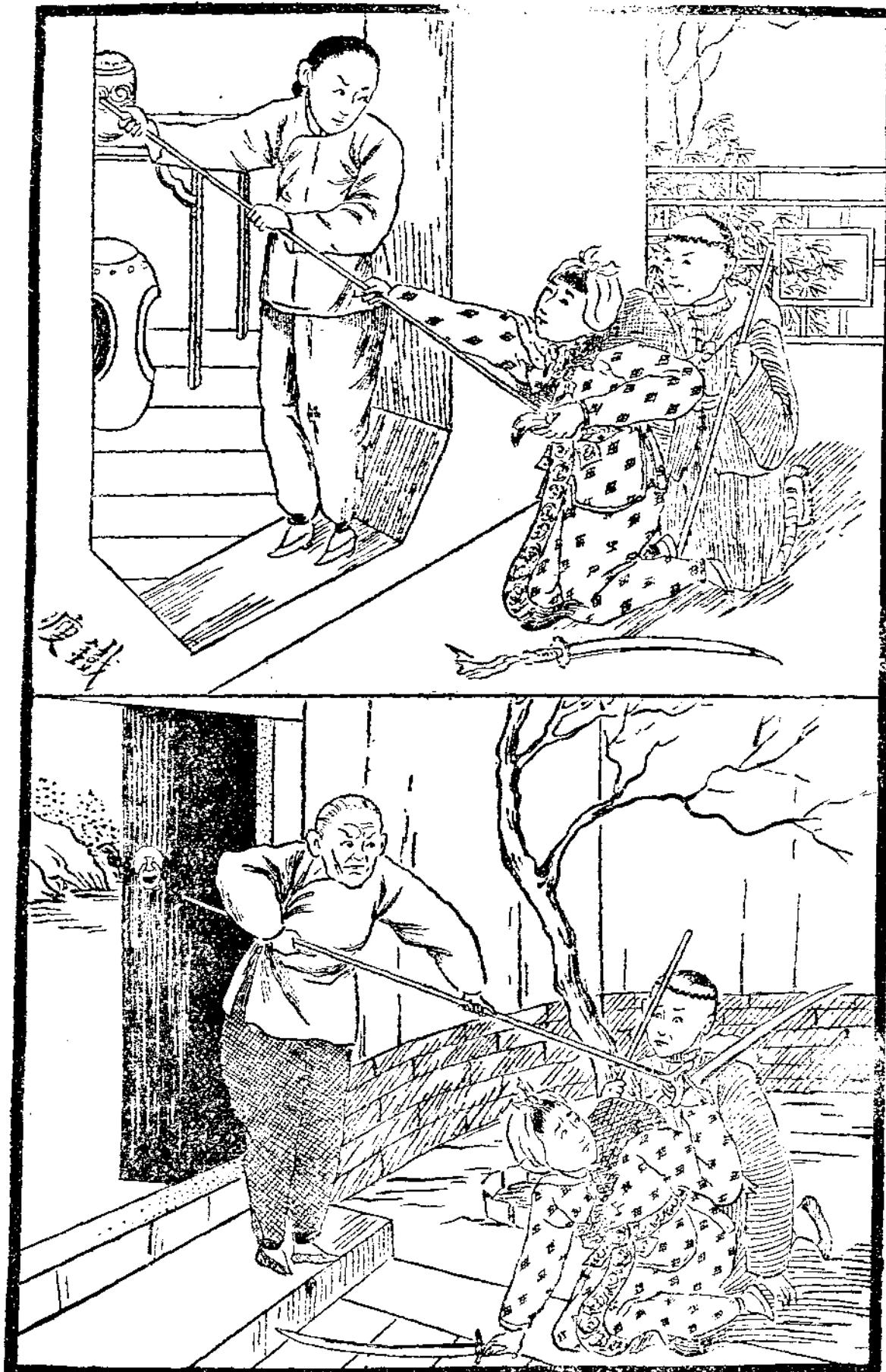
由是以韋廉士大醫生紅色補丸由其清補血之奇功專治血薄氣衰胃不消化瘋溼骨痛皮膚諸恙對於婦科各症尤爲神效凡經售西藥者血不潔淨淡薄如水乃是各症致疾之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醫藥局函購每一瓶中國大洋一元五角每六瓶八元郵力在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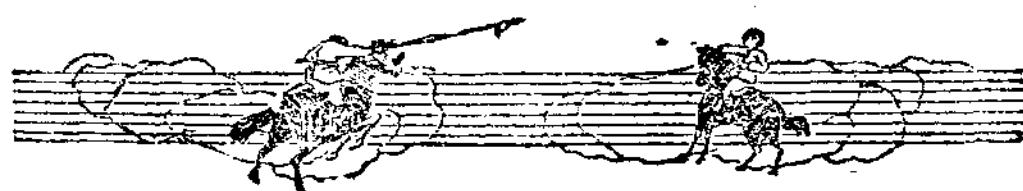
衛生常識小書奉送如欲索取卽須寄一明信片至以上所列地址原班郵送一本可也

第十回 木槍頭親娘餞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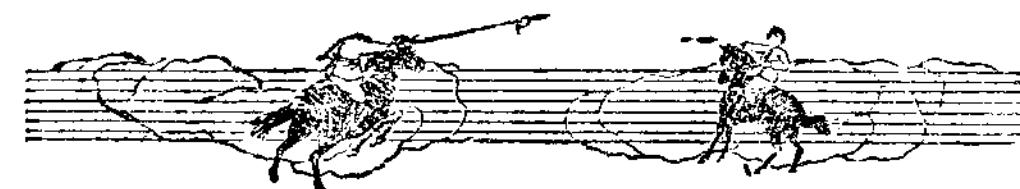


第十回 鐵拐杖娛馳無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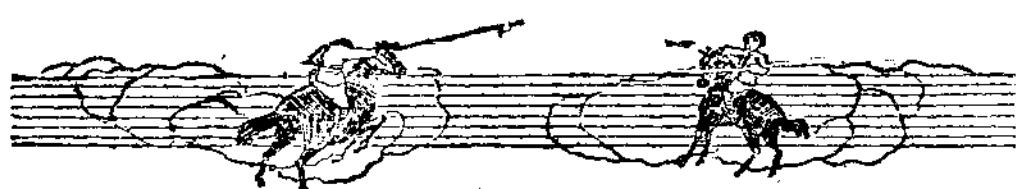




着。甘聯珠來了。聽得說要休息片刻。才好去求祖母開恩的話。慌忙問道。萬一他老人家不許。將怎麼辦咧。甘聯珠知道他已成驚弓之鳥了。心裏若再加害怕。必然慌的連路不知道走。祇得安慰他道。我要休息片刻。就是爲的怕他老人家不許。論我的本領。抵敵他老人家。原是差的甚遠。不過但求得脫身。祇要你知道見機。有隙就走。不要和剛才一般。直到我喊你走。你才提腳。你出了頭門。我一個人是不妨事的。桂武心神略爲安定了些兒。說道。你若也和剛才一樣。能將祖母的拐杖架住。我準能很迅速的逃出去。已經歷過一次。第二遭便知道見機了。甘聯珠點頭。祇是面上很帶着憂容。其實甘聯珠知道自己的本領。萬分不是甘二娘的對手。兩把刀的許多路數。一到甘二娘的拐杖跟前。從來是一下也施展不來。但是甘聯珠何以主張桂武去向甘二娘。



馳作辭。敢跟着來冒這種大險呢。這其間有一個大緣故。因爲甘瘤子的獨脚強盜原是繼承祖業。他們這種生涯。比較綠林中成羣結黨的強盜還要危險十倍。綠林強盜是明目張胆的。儘管官廳和百姓都知道他們是強盜。他們仗着人多。依山憑險。官兵奈何他不得。即有時巢穴被官兵搗毀了。他們另覓一處險阻的地方。嘯聚起來。舊業不難立時恢復。至於甘瘤子這種獨脚強盜就不然。他們分明是個極兇狠的強盜。表面上却對人裝出紳耆樣子。和一般平民住在一起。有田畝有房屋。也一般的完糧納稅。並和官紳往來。凡是綠林強盜的防禦工程。一些兒也沒有設備。他們的防禦就全在祕密。絲毫不能露出形跡。給外人知道。若外面一有了風聲。他們便沒命了。所以甘瘤子一家人。全是一個統系的。甘瘤子招桂武作贅婿。因見桂武年紀輕。父母都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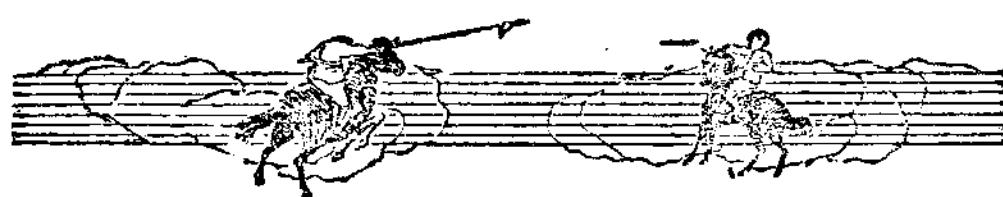


沒有挂礙。本領雖不見得十分高強。然年輕人精研容易。原打算贅作女婿後漸漸探問桂武的口氣。若肯上自己這一條門道。就告知自己的行爲給他聽。再傳給他些本領。好替甘家作個貼己的幫手。當時以爲桂武年輕沒把握。又爲憐愛着嬌妻。斷沒有不肯上自己這條門道之理。誰知幾次用言語探問。桂武不知就裏。總是說到強盜便表示恨入骨髓的樣子。後來桂武漸漸看出了些甘家父子的舉動。雖不大當著人表示恨強盜了。然而表同情的意思却始終不曾露過一言半句。甘家父子料知是不能用作自己幫手。絕口不再來探問了。甘聯珠見丈夫立志不做強盜。他也是一個有志趣的女子。怎麼肯勸丈夫失節呢。丈夫既是不做強盜。獨脚強盜家裏勢不能容。非同道的人久住在家裏礙眼。桂武若祇知道迷戀女色。貪圖溫飽。甘聯珠知道就在甘家

江湖奇俠傳 第十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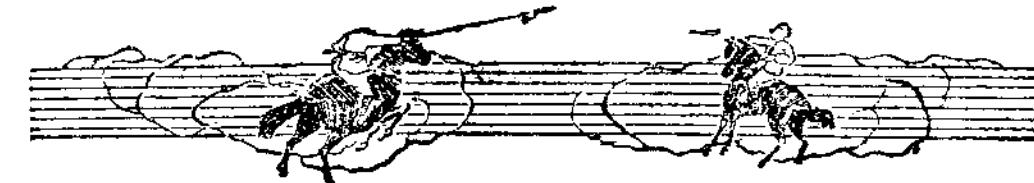
一九四

住一輩子。自己父兄也不會有旁的念頭。無奈桂武硬說出心中害怕。決計要離開這裏的話來。所以甘聯珠不由得躊躇了好一會才主張等父兄出了門。即去向祖母作辭。甘聯珠躊躇的是心想就勉強將桂武留住。他是一個公子哥兒出身。不知道厲害。心裏又恨的是強盜。萬一父兄有了旁的念頭。更是危險得沒有方法解免。此時光明正大的作辭出去。危險自是危險。然尙可望微倖脫身。這也是古人說就的女。生外向。大凡女子一嫁了丈夫。一顆心就祇顧婆家。不顧娘家了。當下甘聯珠同桂武休息了片刻。不敢遲緩。急忙緊了緊包袱的結頭。綽手中刀。直奔頭門而來。桂武不敢再作抵抗之想。祇見甘二娘攏門坐。在一把太師椅上。左手支着一條茶杯粗細的拐杖。黑黝黝的。不知是鋼。是鐵。有多少斤重量。右手拈着一根旱煙管。在那裏掀着。纖魚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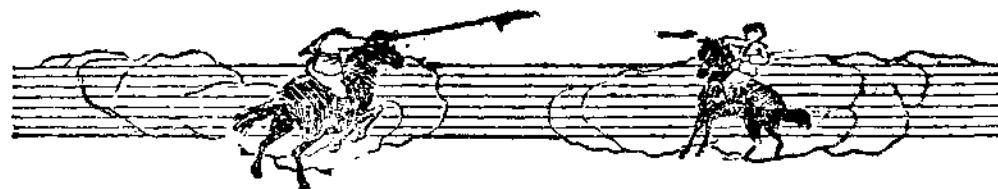




關。嘴。吸。煙。那。旱。煙。管。也。足。有。酒。杯。粗。細。迷。離。着。兩。眼。似。乎。被。煙。薰。得。睜。不。開。來。的。樣。子。甘。聯。珠。跪。下。去。叩。頭。就。像。沒。有。看。見。桂。武。也。祇。得。跟。着。跪。下。甘。聯。珠。才。待。開。口。哀。求。甘。二。娘。已。將。旱。煙。管。一。豎。問。道。你。們。來。了。嗎。你。們。要。成。家。立。業。很。是。一。件。好。事。你。們。要。知。道。我。這。一。份。家。業。也。不。是。容。易。成。立。起。來。的。我。活。到。九。十。多。歲。你。們。還。想。我。跌。一。交。去。死。這。事。可。是。辦。不。到。甘。聯。珠。哭。著。說。道。孫。女。和。孫。女。婿。受。了。祖。母。父。母。養。育。大。恩。粉。身。碎。骨。也。難。報。萬。一。怎。敢。如。此。全。無。心。肝。去。做。那。天。也。不。容。的。事。甘。二。娘。她。用。拐。杖。一。指。喝。道。住。嘴。你。祖。母。父。母。一。生。做。的。盡。是。天。也。不容。的事。你。們。既。不。存。心。教。我。跌。一。交。去。死。我。於。今。已。九。十。多。歲。了。能。再。活。上。幾。年。你。們。爲。甚。麼。不。耐。住。幾。年。等。我。好。好。的。死。在。家。裏。了。才。去。成。家。立。業。呢。不。見。得。此。時。就。有。一。個。家。業。比。我。這。裏。還。現。成。的。在。外。面。



等著你們去成立。你們既存心和我過不去。自是欺我老了。無用也好。倒要試試你們少年人的手段看看。說時已立起身來。祇嚇得桂武渾身發抖。三十六顆牙齒。嘶打的閭閻的響。甘聯珠仍跪着不動的哭道。祖母要取孫女的性命。易於踏死一個螞蟻。甘二娘那許。甘聯珠說下去。舉拐杖如泰山壓頂的朝甘聯珠頭上打下來。甘聯珠祇得用一個鯉魚打挺身法就地一側身咬緊牙關雙手舉刀拚命往拐杖一架。甘聯珠心理以爲桂武見已將拐杖架住。會趁這當兒逃走。誰知桂武被嚇得祇在那裏發抖。不敢冒死從拐杖下躡出去。甘聯珠刀背一著。拐杖兩臂那禁受得那般沉重。祇壓得兩眼發花。兩耳嗚嗚的叫口裏。不覺喊了一聲。不好。兩脚隨著一軟身體便往後頓將下來。招架是招架不了。躲閃又躲閃。不開明知這一拐杖壓將下來。萬無生理。祇好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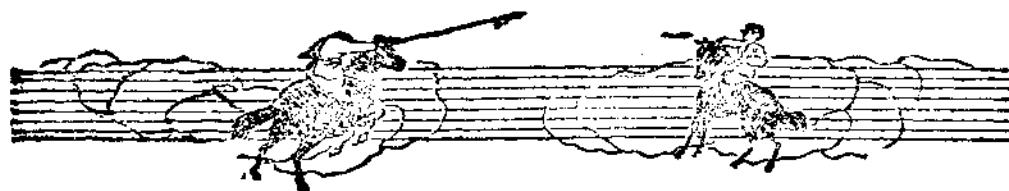
刀護住頭項。雙睛緊閉。等他打下。就在這閉了眼睛的一剎那之間。祇覺一陣涼風過去。卽聽得阿呀一聲。甘聯珠祇道是甘二娘。不忍下手。打自己的孫女。却將孫女壘打死了。心中不由得一痛。連忙睜眼。祇見桂武不但沒被祖母打死。並且精神陡振。一手拉了自己往外便躡。一時也沒看清自己祖母爲何不動手阻擋。如在夢中的急躡了兩里多路。甘聯珠才把神定了。立住腳問桂武道。畢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們難道是死了和你在陰曹奔走麼。不知桂武如何回答。且待第十一回再行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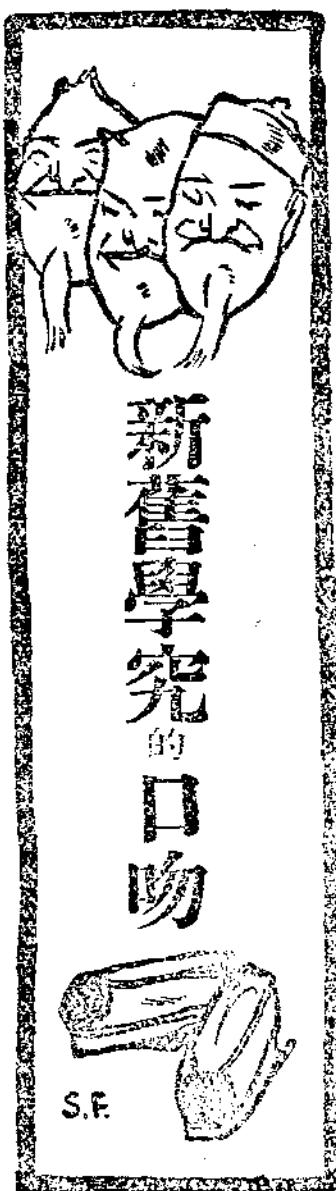
冰廬主人評曰。此回結束處較前尤佳。讀者試回憶前文。然後揣測後事。如能解索得之。必有諫果回甘之妙。

甘聯珠偕夫同逃。防守者爲甘勝妻蔡花香、甘瘤子妻甘二娘。作

者寫聯珠應對之法。各各不同。並恰合身分。蔡花香以木鎗頭贈金錢珠寶。尤爲出人意外。卽此可見慈母之愛體。會入微。然近世頗多女兒偕所歡私奔者。則渠母爲蔡花香之流亞也。必矣。

當官強盜。嗜聚山林。殺人越貨。是有形之盜也。獨腳強盜。表面上裝出紳耆樣子。其實殺人掠財。無所不爲。是無形之盜也。語曰。防真小人易。防僞君子難。有形之盜。真小人也。無形之盜。僞君子也。故吾謂僞君子之罪。實浮於真小人。然近世擁牙建纛者。何一非無形之盜耶。峨冠博帶者。何一非無形之盜耶。無形之盜既若是其多。宜乎吾小民之無噍類也。





### 新舊學究的口吻

S.E.

廬·瞻·

八股先生一見了同類便談八股小說先生一見了同類便談小說所談的學問雖有新舊之別然總脫不了學究的口吻可見做學究的有一個公式和代數的公式一般八股先生的口吻可以代入這個公式小說先生的口吻也可以代入這個公式在下索性做一個對照表上下對照以便閱者可以一目了然。

#### (舊學究)

假定人物

翰卿 墨卿

談話地點

制藝會考場

新舊學究的口吻

#### (新學究)

假定人物

醉蝶 瘋蜂

談話地點

小說研究社

三

## 新舊學究的口吻

### 二

#### 談片

## 新舊學究的口吻

### 二

#### 談片

翰卿道。墨兄現在各省闡墨愈出愈多了。

墨卿道。制藝代聖賢立言。闡墨越出得多。越見得制藝的學問真個是身心性命之學也。

翰卿道。各省闡墨也有聲調鏗鏘的。也有聲調生澀的。

墨卿道。某省闡墨有幾篇。做得很不錯。真所謂有章大力。力項水心之心者也。

翰卿道。我最不佩服的是某省闡墨的第六名。全篇都鈔着管世銘的蠶山堂文稿。怎麼主考竟沒看出。

墨卿道。頑腦冬烘的主考懂得甚麼來。要是我輩。

醉蝶道。癡兄現在各種雜誌愈出愈多了。

癡蜂道。小說替社會寫照。雜誌越出得多。越見得小說的勢力在文學上佔着重要位置。

醉蝶道。各種雜誌。也有很有價值的。也有毫無價値的。

癡蜂道。某種雜誌。有幾篇。做得很不錯。深刻宛比。迭更司慘痛又恰似那毛柏霜。

醉蝶道。我最不佩服的是某種雜誌的第八篇中間。純鈔着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怎麼主筆竟沒看出。

癡蜂道。目迷五色的主筆懂得甚麼來。要是我輩。

做了主考。一定可以鑑別真才。使天下英雄盡入我彀中。

翰卿道。墨兄做的一篇女子之嫁也。做得很好。這是一個截下的題目。虧你做得匣劍離羈。若隱若現。你真不愧是截下文章的聖手。

墨卿道。謬讚了翰兄做的一篇鄉人皆好之清真雅正。竟是路閨生的手筆。

翰卿道。這是一本新刻的拙作。翰香齋制藝呈政。呈政。

墨卿道。好極了。讀了大作。令人茅塞頓開。待我回去。細細的拜讀。這是一本新刻的墨香齋時文呈政呈政。

做了主筆。一定可以放出眼光。使鈔襲家不敢前來嘗試。

醉蝶道。癡兄做的一篇嫁後之日記。做得很好。這是一個香豔的題目。虧你做得風光旖旎。有色有聲。你真不愧是香豔小品的專家。

癡蜂道。謬讚了醉兄做的一篇一個鄉下人入情入理。纔是寫真派的正宗。

醉蝶道。這是一本新出版的拙作。醉蝶說部呈政。呈政。

癡蜂道。好極了。讀了大作。令人不忍釋手。待我回去。細細的研究。這是一本新出版的癡蜂浪墨呈政呈政。

翰卿道真個拋磚引玉了這本大作真是制藝的。

金針待我慢慢兒的拜讀。

於是翰卿與墨卿呵腰作別。

翰卿回頭望不見了墨卿便喃喃自語道。

油腔滑調之文也要把來刻板真是棗梨之災。

墨卿回頭也望不見了翰卿喃喃自語道。

這本翰香館制藝見了令人作惡不如丟入字紙。

爐裏去罷。

醉蝶道真個拋磚引玉了這本大作真是小說的。

創作待我慢慢兒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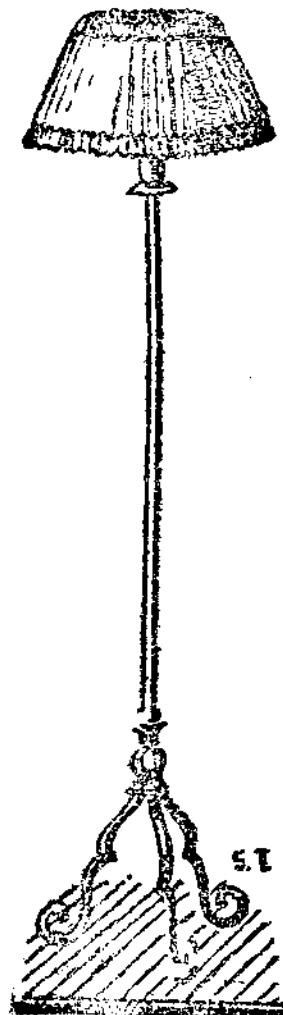
於是醉蝶與癡蜂握手作別。

醉蝶回頭望不見了癡蜂便喃喃自語道。

很不堪的作品虧他印出真是排字人的晦氣。

癡蜂回頭也望不見了醉蝶喃喃自語道。

這本醉蝶說部有甚麼價值不如送給小孩子做個玩物罷。



## 新歌謠

贊廣



喜鵲叫（譏家政之不修也）

喜鵲叫客人到小兒哭大兒吵醋瓶。

翻油瓶倒大小鷄兒飛上竈。

你家爸爸那兒去爸爸出去坐茶鋪。

（謂大鼓書也）

客人請坐客人請坐客人怎麼不肯。

坐。

有了椅子不敢坐坐了你的椅子髒

## 賣屋廣告

徐卓呆



某交易所七十二號經紀人徐祥麟的辦事室內。在主人獨自坐着時來了一個客人。這客人並不是爲什麼買賣而來。不過來與主人談話罷了。所以徐祥麟很覺討厭。連眼睛也不對他看。身體靠在一張旋轉椅中。隨意聽那人說話。兩目直射在玻璃窗上七十二號

徐祥麟七個字的背面。那客人身體細長瘦如活屍。說話時只是咳嗽着。衣服雖不很舊。大小頗不配他身體。雙目深窪皮包骨的臉上毫無血氣。祥麟一瞧見他。心裏就打定主意道。此人無論說什麼話。我總不信。大概是什麼要借盤費的過路人罷。否則又是什麼樣一個。介紹信來要謀生意的失業者並不認得他。那客人說道……我的。

最新禁厭術

賣屋廣告

二

了我的屁股椅上灰塵三寸多木匠做時會洗過

最新禁厭術

卓呆

來不像就是要借錢罷他又續說道我是什麼也不能做了你看病得如此又沒有一個朋友所以特地過來與你商量的你若要叫警察那也不妨我反是到監獄中去生活來得舒服能夠死在牢中更是

第二類

防火災殃及法

鄰家失火時速取保險單而逃避

出門預防尿急法

勿飲茶水(男女通用)

搖會必得法

於末一期去必能得會

過來一半確是並非爲自己這一句話把徐祥麟引起興味來了看來不像就是要借錢罷他又續說道我是什麼也不能做了你看病得如此又沒有一個朋友所以特地過來與你商量的你若要叫警察那也不妨我反是到監獄中去生活來得舒服能夠死在牢中更是幸福了徐祥麟一聽曉得未必不是要借錢他再說下去一定有什麼非常的事情說出來了便把旋轉椅子旋將過來正面對了那人問道你叫什麼姓名他答道我姓名叫什麼這種事情毫無關係我不願說出我的真姓名來嚇你徐祥麟一聽驚得立起來了那人做着手勢道請坐請坐我既不是強盜又沒有帶武器你身體雖不很強壯像我這種病人無論何時都可以把我捉住的又乾笑道我渾身無力誰敵不過我呢我決不是來動武力的不過想求你救助所以來商量罷了徐祥麟很沈靜的說不能救助我什麼事都做不到

### 不出郵費法

將信黏貼在火車上。然後另寫一信。郵寄受信人。囑其於火車抵站時。至月臺剥取此信。

### 不食飯無害法

不吃粥飯。仍可活命。飢餓時。可赴大餐館飽啖一頓。（勿用珈哩雞飯西米粥等）如欲簡便。則大餅餅乾等亦可。

### 驅退惡狗法

於前一日。以木筆子包於肉饅頭中。投與此犬吃之。第二日。俟其死後。即

那人又把右手無力的搖着道。你以為我是來借錢的麼。那弄錯了。我並非爲借錢而來。我是來商量取我的金錢的。徐祥麟點點頭。很敏銳的看出自己利益來了。卽道。原來如此。那麼你的金錢現在在什麼地方。用什麼方法去取呢？其時那人用一種銳利得可以貫穿人胸底一般的目光。看着徐祥麟。說道。我初次見你就說出這種重大的話來。却是極冒險的。然而也沒法。我的金錢藏在某處能夠幫了我去取他出來的人。恐怕世界雖大。只有你一個了。這金錢不到手。我實在動也不能動咧。因此只得向你說明一切秘密。求你幫助了。不過未做此事之前。我與你應當先立一個約。徐祥麟卽問怎麼辦。那人道。你對於我的說話漸漸有起興味來了。多謝。我此刻要講出來的話。真是不可思議。所以先要與你約定。在我說話未了之前。千萬不可呼喊警察。我很不喜歡說話說了一半。你倒興奮起來。要

無妨礙。

日行千里法

於清晨出發。赴車站購票。乘第一次火車前去。如為特別快車。則更佳。

與已故父母見面法

取父母生前照片觀之。且可談話。惟以不必死者對答之話題為限。生前無照片者無效。

燕子窩  
漱石

去叫警察了。若是你必須要將我這人交與警察時。也等我說話完了。再辦罷。徐祥麟為自己利益起見。便微微笑着。這知道了。你不用着急。好好商量。決不會決裂的。那人便道是的。我這咳嗽實在厲害極了。不過我倒並不是着急。此人說到這裏。好像對那要說出來的懺悔之話。很覺可怕。暫時把說話停一停。纔道我的姓名。你或者聽得過也未可知。沒有聽得過也未可知。姓名是沒有出入的。不必去談他。總之我是一個可怕的人物。報上很贊動過人的老實說。我是個盜賊。其時我年紀還輕。血氣還盛咧。起初一羣人。人數很多。後來漸漸減少。只剩三個人了。但是只剩了三人。倒做了一件一向從沒做過的大生意啊。意氣相投的三個人聚在一起。就可以做到百人以上的力量了。我們的集會所是郊外一所破屋。到緊急之時。很可以躲避。真是極好的地方。我們竊盜的傢伙。武器都藏在那邊。盜

幾張鋪兒用板櫈支的。也有用竹馬支的。也有鋪上邊薄薄的攢上一層。睡褥並沒有被兒說他是旅館麼。斷沒這樣的小況且沒有招牌說他是醫院麼。雖然在這屋子內進出的人一個個有些面黃肌瘦。但是不像生什麼病。所以裏頭沒有醫生並且這些人初進來的時候或者垂頭喪氣。及至後來出去又精神抖擻到十二分那麼這個地方究竟是什麼所在呢。在這所在內每天進出的人又是些什麼人呢。

來的東西在未分配以前也總藏在那裏的。我們盜了些何等樣的地方也不能一一細說。總之在種種的地方盜了銀錢來。立刻把他用去。我現在要談的乃是我們最後的一項大生意。最後的竊盜。乃是某縣的縣立銀行。某縣離此地既不遠。而且名氣很大。或者你也還記得當時的大騷擾罷。徐祥麟說是的。我還記得五六年前那銀行中失竊過一次的。不過我對於那種事情向來不很注意。所以詳細是不曉得。那人道那麼我來詳細的講罷。這一件竊案在我們三人中是最大的生意了。恰巧其時警察的壓迫漸漸激烈。我們的事情愈做愈難咧。所以打算把那銀行做了一次最後的生意。大家拿了些錢。就此退隱了。想把盜來的金錢分了逃往外國去的。那知此事鬧得太大了。報紙上把我們的記事。總要占這麼一大半。我們所得的錢。雖只有預定的一半。現銀、鈔票、外國金幣三項併在一起。實

有一個老上海人說道這種所在名  
燕子窩除了上海地方是沒有的所  
以大可算得是上海的特別建築品。  
其時有人聽了詫道燕子窩是做在  
人家屋子內樑上的而且飛進飛出  
的多是燕子並不是人用不著什麼  
舖兒。舖兒你這話未免欺人太過了。  
老上海人笑道別處的燕子自然俱  
是燕子窩兒做在樑上上海的燕子  
偏偏是人所以纔有這特別建築品。  
不信你可去問問別人我這話可是  
喚你。

在也有五萬三千元恐怕有危險不敢就使用他。但是我們弄他到  
手實在也很費心力籌畫了好久啊他倒底是個極大的銀行設備  
何等的堅固。然而他們雖防着竊盜非常嚴密。我們是也看慣的了。  
況且又是最後一次。至少總想取他這麼十萬元。其時那銀行中生  
意極好現銀也很多。不過我們不能照預算之數到手。也總算弄到  
了半數以上五萬三千元啊實在我們生平從未做過這種大生意。  
我們先調查了銀行的狀況。連逃走的方法也想得完完全全。未妥  
當以前決不敢下手。銀行中是沒有看守的人的。所以竊盜並不難。  
要把金錢搬運出來。倒很不容易。然而我們用盡思想着。把一切  
弄得極完備。總算能夠安然將金錢從銀行中運到郊外的破屋中  
去了。這破屋好幾年沒有人住咧早已墻坍壁倒屋漏柱歪房屋的  
後面還有。一方雜草叢生的空地堆着破磚瓦甚多我們還想到災。

那人聽罷。怔了一怔道。既然是人。何以呼他燕子。又何以在燕子窩內進出。你能夠替我解釋這名義麼。若然解釋得出。我便信你。否則休要把好好的人當做燕子。由你這樣輕嘴薄舌。老上海人笑道。你要我解釋這燕子窩的名兒麼。好好我便解釋你聽。

難之時最怕是火燒空房中。既不便藏放我們。又不能將他藏在牆壁之中。萬一朝失火。那鈔票立刻就變成烟了。於是在地板下掘一個大穴。並且掘得很深。我們什麼事都注意頗密。你看不是想得極周到麼。祥麟聽得大為高興。目光閃閃的說。那麼你們把這錢好好的埋在穴內的麼。那人道。你且靜靜聽着。待我詳細講來。我們在銀行中却並不費力。三個人躲在裏頭。大約有三點鐘光景。誰也沒有瞧見我們。等到大家覺得已在第二天早晨了。我們連那金錢也實大凡燕子做窩。不是啣泥來做的麼。在沒有預算那麼費事。一只皮包內。也裝得盡了。提了皮包趕到近鄉的破屋中。立刻藏好。我們預先掘好了一個穴。一面取去了三塊的鴉片煙。本來叫土土的別名。豈不就是泥字。所以拿抽煙來比做啣泥。就把人來比做燕子。而且燕子窩。一破屋內一點數目。將五萬裝入皮包內。其餘三千元。分入三人懷中。

## 燕子窩

### 賣屋廣告

八

定要做在屋子裏的不比別的飛鳥。可以露天做窩這班抽煙的人也與燕子一樣露天不能抽煙非窩藏在屋內不可燕子在做窩的時候最怕人家看見便要去戳掉他那班抽烟的在窩內抽煙也怕人家看見要去捉他還有一句文言叫做燕巢幕上說這窩做得不大妥當燕子很不安穩那班抽煙的人雖然在燕子窩內抽煙乃是不可告人的黑不比從前烟館穩妥真與燕巢幕上一般危險得很故此這燕子窩三個字的名

再將皮包用油紙包了幾層埋入穴中上面填塞着乾土絲毫不留痕跡一齊收拾好後我們走了三十里路趕到某鎮然後三人分三次出發前赴某城這一夜在城中某旅館相遇總算諸事都照預算做去沒有妨礙我們在城中住了幾天後來竟做了一樁很不應該的事從前我們同黨中有人計畫過去劫這城中的大豐銀行的不料此刻又想動手了打算在這裏等候縣立銀行的風聲一平靜再行下手這裏的銀行我們想多捲一點逃往外國去也上算了啊那知到我們有一天去幹這大豐銀行時真出人意料之外一進去就被他們擒住我們誰想得到會如此呢真如陷穿一般大約有警察注目我們暗暗監視着恰巧到我們下手他便去叫許多人來捉我們了警察將我們一盤問我們也深知自己所犯之罪況且又是在銀行中捉到的好怎麼樣呢普通也要監禁二十年罷我們便先請

稱。取得實在很有意思。你想是也不  
是。

那人聽他說出這番詳解。覺得沒有  
話去駁他。祇得也說一句滑稽話道。  
既然如此。那燕子窠的老板窠裏頭。  
可有燕窩。倒是一筆絕好出產。老上  
海人道。怎麼沒有鎗裏頭吸下來的。  
煙灰。那便是燕窩了。賣起來。值錢得  
很。

### 熱昏歌

恨呆

律師我們聽信了一個表面做得很親切的看守。託他去請一位律  
師來。此人的口氣是只要有錢什麼都做得到的。於是我們身邊的  
三千元一起花完我們實在想早些把身體自由花這一點錢到底。  
還是小事。有五萬元留着。咧。律師也說。一定可以自由的。他把事情  
一詳細調查。便對我們說。你們若老實說了出來。必定可以減輕。據  
他的意思。也不錯。銀行中到底沒有受損害。我們倘使肯照事實招  
認。官長方面。便可以節省許多手腳。自然大家對你們有了同情。判  
決便能夠減輕了。後來到了裁判的一天。我們信了律師之話。當真  
把實情說了出來。承認要竊取銀行中現銀。那知裁判官就判決我  
們監禁十年。大家何等失望啊。你想我們擔心的是那金錢。我們在  
牢中生活十年。那埋在七尺深的地下之金錢。怎麼會沒有變動。改  
造房屋時。掘得深些。五萬元就此沒有了。我們三人在牢獄之中。一

熱昏歌

賣屋廣告

一〇

熱昏熱昏真熱昏。前脚已經到天津。  
後脚還在南京城。喊一聲哩。  
晴到格哉……嚇煞仔小人國裏格  
巨靈神。

熱昏熱昏真熱昏。一睜醒來忘記。  
子啥年份。連忙翻開新歷本。已  
經中華民國三萬六千九百年……  
大總統換過子一萬二千三百任。  
熱昏熱昏真熱昏。請子三百萬匠。  
人造門庭。一造造仔六千六百六十春。  
作頭司務傳到子子孫孫八十二代半……  
一根正樑還勿會上。

個是第三年死的。一個是到第四年也死。只有我耐着五年。但身體  
已弱得不堪。也快跟在他二人後面去咧。幸虧我因着特別緣故。此  
刻就放我出獄了。祥麟聽到這裏。問道你什麼時候出來的。那人道。  
五日之前。祥麟又問那麼金錢怎樣。他說我就趕到那破屋處去看。  
我的憂慮果然成爲事實。舊時的破屋早已拆去。現在新造着貨  
棧在上面了。徐祥麟急問道。新造的貨棧在什麼地方呢。那人說。那  
麼你肯幫我一同掘那金錢麼。說時坐在椅上不動。很憂心的看着。  
祥麟答道。幫你也可以。不過……那人說利益的分配。你無用。  
擔心我的身體。萬萬活不長久的了。死也不會過分延期咧。我的病。  
早沒有施救的方法。所以只消略爲能夠多活幾天。已很滿足。我拿  
一萬元夠了其餘。一齊送給你。你可也到手四萬元。祥麟催着道。這  
到底埋在那裏。那人答道。命運真是忽好忽壞的東西。我起初一見。

端正

熱昏熱昏真熱昏。  
四十八隻大兵輪。拿格矮人島圍。  
困得密層層。一個水雷放出去。  
(讀起)可憐矮子個個變成偷油老鼠精。

## 杭州西湖景俚歌

立人

時值春日景呀。柳樹條條青。樹枝格鶯聲片刻不稍停呀。如泣未。

那新造的貨棧時曉得已經無效。何等的失望。啊細細一看。造得並。不考究。又是粗陋。又是低小。我在那邊足有一日一夜把他打量着。暗暗想道。這棧房造得很簡陋。自然不致掘到七尺深的皮包。一定不會掘去。當然仍舊在地下。我便安心得多了。徐祥麟訝道。你可以自由拆毀那貨棧的。那人道。什麼自由。那貨棧是你的房屋。你造起來的。祥麟方始明白。道原來如此。但是我的房屋中貨棧很多。不知你所說是那一所。我倒一時想不起來。郊外低小簡陋的貨棧也。有五六所。啊那人說。我所談的是青草浜畔的貨棧。聽說是裝着棉花。在內。祥麟點頭道。有的有的原來是這一所。但是你怎麼知道這一所房屋是我的財產呢。那人答道。我一問附近的人。纔知道其實。徐祥麟從前這一所房屋乃是他的財產。此刻已經賣給他人了。然而他此刻當着這客人面前。斷不肯老實說已經賣去的。仍舊裝做

## 杭州西湖景俚歌

賣屋廣告

一

如訴真好聽。宛轉那格聲音末。

暢人之胸襟。

蘇堤六條橋呀。景緻最清妙。一  
枝格楊柳間夾一枝桃呀。現在末。

改變植桑苗。提倡那格實業末。  
不惜手續勞。

定香橋過來呀。花港觀魚在。瓦  
破格垣牆荒涼真堪悲呀。池中未。

大魚數尺外。各種那格顏色末。

隱現真奇怪。

曲院風荷景呀。遊人絡紛紛。四  
面格眺望心目俱清醒呀。花開未。

自己所有一般。若無其事的問道。那麼你要我怎麼辦纔行呢。那人  
答道。此事一點也不難。現在不是裝着棉花在內麼貨包若是你自己。  
已的便搬往他處租給他人堆貨的。那只得沒法請他遷讓總之先  
把他出空貨棧。一空以後我二人可以自由行動了。打起地板來就  
能發掘空屋中也用不着他。人幫助我二人足夠足夠了。祥麟點頭  
說。如此待我來立刻入手先與堆貨的棉花客人商量罷。你今天  
晚上七點鐘再來一次如何。我在此等着你切莫把此事去向別人  
亂提。危險得很。那人連聲說斷沒有此事。

音 音 音 音 音

數日後。有兩個人在某處很冷靜的路上遇到了。立着談起話來。一  
個年輕的叫穆銘奇。年長的叫做高欣懷。只聽得年輕的向年長的  
說。不知什麼緣故。前天徐祥麟趕來。絲毫沒有平日那種傲慢態度。

香氣撲鼻聞。綠蓋那格紅衣末。

照灼耀眼睛。

有塔名雷峯呀。巍巍青雲聳。塔  
磚格顏色深紅間淺紅呀。可惜未  
不能遊塔中。山光那格相映末。  
名勝之一種。

淨慈觀音寺呀。現在已修治。一  
口格古井至今名聲著呀。濟公末。  
遇木真奇事。是耶那格非耶末。  
不必爲破除。

上前數步行呀。旁有一小亭。南  
碑格晚鐘四字石刻成呀。黎明末。  
白了麼。前天我忽然想起五年前那某縣縣立銀行被竊的事。又恰

求幸福齋臘墨

原來是你

一四

鐘聲傳耳聞。好比那格警鐘末。

警人睡夢醒。

巧有一友人病着。路過此地。此人是向來做優伶的。因此就託他去演這一個活動廣告了。



原來是你 金寒英



△娶妻四十人之黑人

美國芝頓埠有黑人鍾士者。現年五十六歲。因犯假簽支票嫌疑。被警察扣留。並在其身上搜出小記事簿一本。內載鍾士三十二年來所娶之妻竟達四十人之多。每人之姓名住址及結婚時日。均載之甚詳。計自一八

誰不曉得上海小說家陸澹盦先生是擅著偵探小說的。記得有一天。陸先生文思正湧。接連做五篇偵探小說給紅雜誌編輯部裏。標題叫做「李飛偵探案」。什麼「棉裏針」呀。「密碼字典」呀。說得光怪陸離。無從猜測。誰不佩服這幾篇小說的結構縝密。情節離奇。就有一班人說。陸先生既擅做偵探小說。定必長於偵探學識。我們何不請他做一個上海的私家偵探也。和英國的福爾摩斯一般幹。

九〇年起開始娶妻。至一九〇二年已娶妻九人。自是乃與一妻同居。直至一九一七年。又復繼續另娶。一九年娶妻三人。一九二〇年娶妻二人。一九二一年娶十次。而去年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今。又娶十五次。所娶者。有美國十省之女子在內。屬於依利賴省者十三人。奧體度省及美市近省者各六人。平沙威耶省及紐約共四人。印地安全及丹尼斯省各二人。簡沙士省威梳利省及威士肯申省亦各一人。蓋此黑人乃富於

出些驚天動地的成績來。當時我也很希望陸先生投袂而起。捨掉了筆墨生涯來幹這偵探事業。定可以造福社會。加惠人民。不想這位陸澹盦先生是一個柯南達利。並不是福爾摩斯。單看他家裏出了一件案子。足足鬧了一個月。陸先生還是幹不了。後來幸虧他夫人的侍婢紅兒。在無意中發現了此案的秘密。陸先生纔曉得小說家按理想造成事實是容易的。偵探家按事實造成理想那就煩難了。

澹盦的夫人也是一位小說家。寫得一筆很秀麗的字。澹盦等身的著作。都是從他夫人一雙纖纖玉手上抄出來的。這一天。澹盦夫婦倆坐在各人的寫字檯邊。做各人的小說稿。兩枝筆春蠶食葉似的。一行一行寫下去。這一間精美的書室裏。只聽得時辰鐘勺勺的擺動聲。和筆尖兒簌簌的寫字聲。靜悄悄沒一些其餘的聲響。忽然房

資財云。

△巨大之選舉招貼洗刷費

美國施行選舉時。凡運動當選者。皆列舉各人平生事蹟及政策等。鋪張其詞製爲廣告。派人往各城鎮招貼。一如商家之廣告。然在競選者視之。爲文中應有之事。殊不知卑污之文字。觸目皆是。殊有礙於街市之觀瞻。是以大遭各地市民之反對。而有美觀委員會之組織。要求當局施行已頒之法律。禁止此項不美廣告之張貼。即如今年春季芝加哥市長選舉。

門呀的一開。走進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兒來。雖然一身布衣。却是非常清潔。這就是侍婢紅兒了。你看他仰著一張討人歡喜的面龐兒。問道娘。要茶麼。這時候夫人一雙妙目射在筆尖兒上。看他一個一個寫出字來。正在一志凝神倣他的稿子。那有工夫聽紅兒的話。紅兒也就笑吟吟站在旁邊。看那一冊一冊的紅雜誌的封面畫。忽然間澹盦笑對他夫人說道。我這篇「棉裏針」脫稿了。你趕快替我抄一抄。夫人正想到了一段極妙的情節。被他丈夫打斷了。便嬌嗔道。你不會寫字的嗎。澹盦道。我還有一篇叫做「密碼字典」已經有了腹稿。趕快要寫出來。謝謝你。你給勞一勞罷。夫人綈眉道。多少字呢。他口裏雖同他丈夫對答。他那秋水盈盈的美目却仍注在自己的稿本上。澹盦道。不過一萬字。辛苦你了。說著已經把棉裏針的稿本貼在他夫人的稿本上。夫人沒奈何。祇得捧起來。仰倚在椅背上細

競選者三人。民主黨候補人法官德孚與共和黨候補員郵政司都路法官巴薩等。均有宣言。謂決不再爲此無益之舉。但市長尙懷疑者多。隨時加以監視。蓋上次選舉後。單爲洗去此項招貼。用去公款五千三百四十七元。市民負擔太多。尙不僅爲美觀上之問題也。

△留美中國女生之茶肆營業  
美國埃奧瑞省立大學。有中國女生馬利江晏第周二人。因尙須一年之時。始能畢業。而學費已將不繼。乃

細的看了一篇。覺得情節緊湊。思想曲折。心裏暗暗佩服。不過。丈夫打斷了他的文思。不免微惱。說道：這是我欠你的筆頭債。不知道幾時完了哩。說著懶懶的。另外抽出一張紙。替他丈夫抄起來。心裏仍然在那裏結構自己的小說。心無二用。往往抄錯。偵探小說。不比別樣。不能有一字一語可以弄錯的。於是又換了一張紙。換了再錯。錯了再換。夫人也恨極了。把紅兒攏出去。聚精會神。到了傍晚。纔算抄好。澹盦那篇『密碼字典』。又將要脫稿了。夫人將抄好的稿本。拿起來。擲在丈夫面前。澹盦倒吃了一驚。夫人道：你安排了些空中樓閣。累得我目眩手痠。真害人啊。澹盦笑道：你笑我空中樓閣。社會之大。何奇不備。況且這種眼前事實。或者有的夫人也笑道：事情固然說不定是有。但是。你只會廢經裏。想想筆尖上寫寫。倘是真的發生了這種事情。我看你也未必偵探得出。澹盦道：你也太小覬我了。

於課餘共同出資買一殘舊之中國洗衣館。用短促時間及少許資本修改一新，開為中國式之茶肆，藉以營業。而為半工半讀之計畫焉。按該洗衣館原一破舊木屋，高僅一層，設在大學附近。兩女生於門外塗以橙黃色及棕色之門面，並懸一黑地金字招牌。室內玻璃裁製山東綢為牕簾。上懸花紗燈籠。四壁塗以淡青色之油漆。另懸各等中國繡品以玻璃張之。檯桌上鋪以洋皮紙，而另設花罩之桌燈。常有各式茶點及送禮餅。

我做了益箱疊架的偵探小說。難道真沒有一點實行的本領嗎？你看我總有一天改絃易轍，一變小說家而為偵探家，做些哄動社會的事業給你瞧。瞧到那時，你纔佩服我哩！夫人正欲開言，忽然房門刷的一開，紅兒進來請吃夜飯了。吃過夜飯，夫婦倆就預備去看影戲。澹盦穿了一套很整潔的西裝。夫人穿了一套密灰色直貢呢的衣裙，足著一雙式樣精美的漆皮鞋。指上戴一個光輝閃爍的鑽石戒指。此外不加一點飾物，更顯得淡雅華貴，潔無纖塵。夫婦倆駕著馬車到上海大影戲院裏去看一本叫做『金蓮花』的影戲。這一天是末幾本了。澹盦記憶力真強，看完了回來，所有影片裏的情節，都能够原原本本背寫出來，不遺漏一事一語。不上幾天，澹盦的一部影片小說『金蓮花』便出版了。

又過了幾時，那篇李飛偵探案裏的『棉裏針』和『密碼字典』已經

糕等出售。開肆以來，顧客喜其清潔，營業頗佳。而該二女生遂安然在大學竟其學業矣。

### 含犀霏玉軒筆記

登載在紅雜誌裏了。頓時哄動了蘇淞道上多少人們。巷議街談，家絃戶誦。紅雜誌的銷路不胫而走。陸先生的令譽也就不吹而高。不想却有一個人看了他的小說心裏雖然佩服却要用出一種神出鬼沒的手段來看看這位偵探小說家的偵探本領如何和他開開玩笑。鬧鬧玄虛。把這位著名的偵探小說家陸澹盦先生關在悶葫蘆裏。足足一個月。

律西

### △鳥鼠同穴

禹貢烏鼠同穴山。在今隴西首陽縣。然實有鳥鼠同穴之事。記載家考據甚詳。惜未親見也。昨有友自西藏來云。彼處之鼠背上皆有一鳥乘之。狀

類麻雀行則俱行止則俱止盈千累萬出入曠野見人路不畏避其地之草只生寸許不復再長故望之甚爲清晰殆於狼狽相附水母目蝦之外別一種類者也此外惟鷹最多然皆盤旋空際除食死人肉外從不下集其人則無男女老少皆信佛寺院甚多梵唄之聲聞於遠近云

△骨牌草

近日嘆症盛行友人韓君因談及昔官琴川時見虞山石縫間生有一種野草葉略帶長方形葉上天然生有

了一回總是不見再督同馬車夫阿福在馬車裏尋過也尋不着。澹盦着急起來說他夫人道什麼你有如此糊塗連手上的東西都會失落的夫人也不服氣說道社會之大何奇不有何況失落物件是常有的事呢。澹盦道閒話少說罷我們去到影戲院裏尋尋看就立刻命阿福套起車來飛也似的趕到影戲院裏對執事人說明來意執事人馬上督令夫役在這偌大的戲場裏細細檢尋連廁所裏痰盂裏團團尋轉那裏有鑽戒的影兒一會兒天也亮了人也倦了。澹盦自己想眼見得這鑽戒是找不著了沒奈何對他夫人說道我們回去罷夫人也無法可施說道也好澹盦就賞了夫役們十塊錢別了執事人駕車回家夫人恨道誰叫你歡喜拉我同去看影戲的失掉一件首飾倒還不甚要緊但是這隻戒指在我手上已有五六年。今朝失去不知在那一個人手上了澹盦也恨道你這種話講他作

斑點排列若骨牌狀各種形式俱備。最奇者點有紅黃二色其點綴亦與骨牌相等因採少許歸種之盆中以爲書齋清供據本地人言若覓得全副三十二張翦下晒乾研末用治喉症雖至危險者亦能應手奏效焉因歎天地生物可謂無奇不有不知先有牌耶先有草耶是真不可解矣

△妬於地下

張篤生浙之山陰人初娶施氏美而賢伉儷甚篤生子女各一年未三十而卒續娶俞氏貌旣陋劣性尤悍妬

甚我那裏料得到叫你去看影戲是一定要失落物件的況且在你手上的東西失掉了自己還不覺得何以還要派我的不是呢夫人無話可答賭氣上床睡了澹盦坐在沙發上呆想了一回叫紅兒起來打臉水胡亂洗了臉吃了一杯咖啡牛乳想不如報捕房罷主意想定就坐在寫字檯邊拿起筆來做報告捕房的呈文忽然紅兒拿進一封信來說是郵差送來的澹盦皺眉道擺着罷紅兒擺在桌上。澹盦正在擬稿本想慢去拆他偶然眼角兒瞟了一眼不料不見猶可這一見就覺得有點異樣原來這封信面上地名人名不是用筆寫的是用鉛字印的而且不是特地印在信面上的是印在別的紙上然後一個一個剪下來黏上去的所以有大有小很不勻整澹盦覺得奇怪就擋下了筆拆開了信抽出信紙一看也和信面一樣的字上面黏着的字道。

入門後張偶談及前室事。俞卽痛加辱罵。謂汝旣戀戀於彼。何不爲之守義。娶我。何爲且言且哭。欲歸母氏。不返篤生。挽而慰之曰。男子向有續娶之例。與女子之再醮者不同。無庸深諱。况女子之擇婿必取有情義者。而嫁之。庶可望同偕白首。果我對於結髮而恝然者。則將來之對汝可知矣。易地以觀。倘我別有所戀。而棄卿若遺者。汝能忍受否耶。俞氏曰。君言誠是。但旣入君室。君之愛情。卽爲我專有。之物。斷不容有第二人。擾雜其間。

澹盦先生鑒尊夫人的鑽戒。在我手裏。我因爲你整日價做偵探小說。發明了許多學識。想來定然有偵探手段。所以我請問你。你可曉得我究竟是誰。在什麼時候。取你夫人的鑽戒。我是用何種手術。限你一個月。把這幾個問題完全偵探出來。我就做一點小東道。請請你。倘使偵探不出以後。不准你做偵探小說。取去的鑽戒。却無論你能否。偵探得出。都是奉還的。不過這一星期內。你還要留心。恐怕別的東西。也要不翼而飛。但是到了滿期。仍舊還你。你千萬不可着急。我一時的好嬉作樂。害得尊夫人少出一個月。鑽戒風頭實在抱歉得很。哈哈。

你的同伴白

澹盦看完了。陡的把心中一塊石頭放下。曉得是同伴戲弄他。但是。讚戒不見。總是真的。心裏還疑惑不定。沉思了有一刻。猛然想起。同伴看影戲。只有施濟羣。並且同到家裏吃了點心。纔走莫非是他。同

故我之妬愈甚則我之愛君愈深倘我別有所戀則且視君若疣贅雖欲求我之妬且不可得矣簫生竟無詞以對俞氏見施之遺掛在壁裂而投諸火又搜羅篋筭凡衣裳首飾屬於施氏者悉焚棄之不使有一絲一縷之遺值施忌日篤生命備酒醴方焚香爲禮俞氏至盡拋擲之向木主戟指罵曰汝爲張姓何人有面目來饗羹飯耶視所遺子女尤若眼中釘終日百般凌虐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篤生偶爲緩頰則笞撻益力未半年

我尋開心嗎我姑且去探他一探主意想定就去推醒他夫人把信給他看說道照這封信看來定是濟羣弄的玄虛我姑且去問問他來夫人好笑道濟羣的本領却也高妙什麼在我手上除了戒指我還不覺得並且我們一排生坐着當中還夾着一個你他什麼時候伸過手來拿去的呢澹齋道或者你回家之後卸落了擺在寫字檯上濟羣見了順手牽羊拿了去却來尋我們的開心也說不定的夫人也好像記起來了說道你說起來我記得了我確是回來除落擺在寫字檯上的現在他既約你偵探你就偵探出來給他瞧你倘使問他他一定不承認的你儘可以拿出你的偵探本領揭穿了他的詭計也可以使他佩服即使偵探不出滿了一個月他自然會來還你的不准你做偵探小說這句話不過是一句笑話罷了你不做怕他不來徵求你澹齋道你倒說得寫意倘使不是濟羣同我們玩

兩兒已奄奄一息。篤生不忍坐視，乃授意令逃往戚串家寄養。焉久之，篤生以憂鬱成疾，夢寐中時作譖語。聽之皆與前室談往日事也。延巫視之，謂見施氏兀坐床頭，面作欣喜狀。愈氏大怒，持刀向空亂斫，力竭而踣。又令施以符勒，迄難驅遣，而篤生病益劇。昏瞀中連呼施氏之名曰：汝速以車來迎吾將同去矣。言畢瞑目而逝。

俞氏憤極，欲狂路不悲戚。謂彼既奪吾夫去，吾將爭之。地下誓不令彼等安逸也。聞者謂其一時氣忿，語不加笑。却真是匪徒盜去的，却故意弄這封信來擾亂我們的主意。挨到了一個月，却沒有人送來還這價值四千元的鑽戒，豈不白送了人嗎？夫人聽了這話，好像也着急起來。說道：這話也是那末你先去問問濟羣看見機行事。倘正是他同我們取笑，你不妨罵他一頓趕快回來給我一個信。我也可以放心。濟羣應着，立起身，正想動身，忽聽得門外紅兒與人講話。濟羣忙問是誰。紅兒高聲道：施先生來了。濟羣想：濟羣來得特別早，曉得此事，十有七八是濟羣了。夫人也覺得他們鬧得好笑，就放下帳子，仍舊躺下。濟羣叫道：濟羣，你好！你進來。我這裏有一架新式手楷，給你戴上一戴。這時候，濟羣推開房門，笑嘻嘻進來，坐下。說道：你當我賤嗎？我為什麼要戴手楷？濟羣道：你還要假撇清？我說給你聽罷。昨夜我們三人回到家裏，你吃了夜點心，回去時候就將我內人的鑽戒帶了走。你還想賴嗎？難道我這點顯

防範。次日過午，猶未起，破扉視之，已  
死矣。

## 歐美小說家列傳

天恨

華爾透施各德

英國的小小說家華爾透施各德，在一七七一年生在哀汀堡。這哀汀堡真算是一片異土。靈秀獨鍾，小說家和大詩家，不知產生了多少像那名滿全世界的科南道爾勳爵。也生在

而易見的偵探智識，都沒有嗎？濟羣糊裏糊塗，摸不着頭腦，不覺怔然一呆。心裏還以爲他是取笑，也就笑道：「你莫冤枉人，你拿了你夫人的鑽戒去送了另外的情人，交卸不了，却推在我身上說謊，不覺大笑。他夫人在帳內，也不覺笑出聲來。就在帳內說道：「施先生，你拿出來罷，不要取笑了。」濟羣見不是頭，就正色問：「濟羣道：「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我可真沒有拿。你們什麼鑽戒呢？」濟羣也笑容漸斂，問道：「究竟拿不拿？」濟羣道：「我真不見難道。尊夫人的鑽戒，真個丢了嗎？」莫兒嬉趕快說給我聽。濟羣會看他不像取笑的樣子，心裏又着急起來，就把此事說給濟羣聽。又把那一封奇怪信取出來給濟羣看。濟羣反復看了幾遍，說道：「濟羣，此事有點奇怪。照這封信看來，定是你。」熟人。他信面上的字，是從報紙上剪下來的，可見得此人的筆跡。你一定認識。你再想想看，還有何人可疑？」濟羣道：「昨晚同伴的只有

哀汀堡啊。施各德入世不到二十個月。就把左足病跛。至今還在文壇上留下一個佳話。九歲入哀汀堡高等學校肄業。讀拉丁文。沒有幾年便入哀汀堡大學讀法律。一七九二年任法律評論會會員。後來還在政海裏。邀了一個。洛嘗嘗做官的味道。一八〇五年後忽然專講究做詩。一八一四年才開始他的小說生活。詩如『湖上美人』『末一歌者之歌』說部如『惠佛來』或六十年後『加愛曼納林』『修道院』『咒符』『堪尼爾華人』的話。倒也很有見地。但是左思右想。竟沒有一個法子。祇得問他

。你再叫我疑心誰呢。濟羣道。這也難怪你要疑心我。但我決不如此惡作劇。你快不要疑心我。另外設法尋找。價值甚鉅。不是兒戲。我今早來是催你李飛偵探案的第三篇的。今朝要發印了。所以來得這般早。現在我要走了。傍晚再來。你如尋着了。給我一個信。免得記念。說着站起身來。澹盦送他出去。回進房來。掛起帳子。坐在床沿上。對他夫人說道。這事糟了。不見得是濟羣呢。夫人也急道。這便什麼處。你須得好歹想個法子。澹盦道。這樣無影無蹤的事體。叫我打什麼主意呢。我看姑且報捕房罷。夫人道。事情總只有如此辦。但是巡捕房。偵探只會拿幾個積竊的。倘然這戒指是你的朋友拿去。同我們玩玩的。那末無論巡捕房。偵探有通天的本領。也查不着。萬一查着了。巡捕房裏一定拿他當賊。辦你豈不害了朋友嗎。澹盦一聽他夫

司，』『挨文訶。』『勞勃勞愛。』等那一種不是傑作。除掉詩集和說部外，還有『拿破崙本記。』『蘇格蘭史。』兩書，也是很著名的。一八三二年死在阿卜答福別業裏。

#### 却而司迭更司

却而司迭更司氏，一八一二年生於拋資毛斯，也是英國的著名小說家。世界上人沒一個不曉得的。談起他幼時歷史，很令人不相信。原來他十歲時候，曾在一家靴墨廠裏做小廝。

夫人道：你也得出一個主意。大家商量商量。夫人道：我看你不必報捕房。你趕快到你幾家朋友家裏去走走，留意看他家有沒有剪碎挖空的報紙和這同樣的信封。這幾種偵探的小節目，你是擅做偵探小說的人，諒沒有見不到的。還是這樣進行。龍澹盦此時已沒有主意聽他夫人的話。只得依他就說道：我姑且到各朋友家去走一趟。看有痕跡沒有。我要出去了，你起來罷。夫人應聲起來，雙足下地。一看床面前祇剩了一隻漆皮鞋，叫丈夫替他尋尋。看澹盦俯身在床下，桌下，妝檯下，尋了一遍，竟不見蹤影。澹盦道：喫一隻漆皮鞋，又不見了。夫人道：這却奇了。忙叫紅兒另外取了一雙鞋子來穿了。走下地來。自己又在屋角壁縫尋了一轉，也尋不着。恨道：這人專門和我鬧，開心不用說。一定同鑽戒一起去了。澹盦道：剛纔只有濟羣來過。我陪他坐了一刻時候，他就去了。決沒有工夫拿這隻鞋。難道拿

沒有着落。他父親喚做約翰迭更司。嘗因債務入獄。後來迭更司發個憲。入一中學校肄業。出校後。在一個律師跟前司書札。十七歲時。就做了倫敦一家大報社的訪員。咧。他的學業進步。很令人驚異。一八三三年。才發現他第一步大著作。名『鳳尾松小徑中之午餐』。一八三六年三月。和夜報主筆喬治霍迦斯的女公子喀瑟靈結婚。晚年聲望更高。可是却有一樁事兒。令人駭怪。知怎樣。在一八五八年上。忽和他妻子宣告離婚。

鞋這人。竟在這屋裏趁我送濟羣出去的時候。他出來拿着走了嗎。但是。你睡在床上。既然隔着一層紗帳。然而青天白日。總也看得見。我的夫人道。你們出去的時候。我朦朧睡了一回。你叫我。我纔清醒轉來。想來定是這時候拿去的了。澹盦道。從這隻皮鞋上看起來。一定是我的朋友了。夫人道。我想濟羣同那人一定串通同來的一面。濟羣同你對答一面。那人却早候在暗地裏。趁空又弄這狡猾做弄人。現着他第一步大著作。名『鳳尾松小徑中之午餐』。一八三六年三月。和夜報主筆喬治霍迦斯的女公子喀瑟靈結婚。晚年聲望更高。可是却有一樁事兒。令人駭怪。知怎樣。在一八五八年上。忽和他妻子宣告離婚。

真奇突極了。他的說部如『耶穌聖誕小說』『白士筆記』『二城故事』『尼古拉斯尼格爾貝』都是不朽的作品。一八七〇年卒於洛乞斯德的加士希爾。

### 瀟湘瑣記

笑青

張勛臣（敬堯）之督湘。縱軍殃民。湘人恨之。刺骨第七師爲張所親統。野蠻尤甚。三五成羣。橫行街市。零星貨物。

從今朝算起。一字用鑄筆寫的。雖然覺得字跡很熟。但也認不出究竟。是什麼人就叫他夫人過來看。夫人一看。駭然道。這人在一間書室裏拿去物件。紙上留字。竟沒有一個人看見。簡直有隱身法了。澹

盦道。這人將來破獲之後。我須得打他幾個老大的耳刮子。出出我的悶氣。夫人道。這人的本領比你大。你要打他恐怕難呢。他果來還。你也是神不知鬼不覺的放在這屋裏就完了。他還要和你見面嗎。澹盦道。他來還倒也罷了。恐怕不見得來還你呢。夫人道。我真晦氣。拿去的都是我的物件。澹盦道。說不定明後日再要拿我的東西呢。說着拿起筆來。在明日的日曆紙上寫一行字道。『你的手段我真佩服。我在限期之內一定揭穿你的詭計。但你不可再取我別的東西。』到了第二天早晨。澹盦起來。急急的走到寫字檯邊。揭去了昨天的日曆。一看。本日的紙上果然有了一行字道。『以後不再取你。』

物任意取携稍有違言輒以老參奉敬商民敢怒而不敢言而假票兌現一事一般小店舖受累更鉅蓋是時湖南省盛行一種商票係殷實商戶所發行流品既雜假冒滋多但一經識破即行作廢該兵等專持此種三百枚之票至小店舖強迫兌現店主人有省事者以爲數無多即與照兌知此例一開來兌者源源不絕日必數起或數十起不等積少成多因而倒閉者比比然也至黃包車夫尤

的東西了』又一行道『還有廿九天』澹盦罵道這個惡作劇的東西竟有如此手段當下草草的洗面漱口吃點心完了立刻出門到他朋友家裏去尋鑽戒和皮鞋的蹤跡去了。一天又一天總沒有破綻可尋那日曆上每天總有一行字寫的是『還有廿八天』還有廿七天』一直到『還有十天』『還有五天』末一天寫着『今日期滿了』澹盦見了這一行字一半是喜一半是懼喜的明日就可送來還了懼的是明日不來還那就上當了當日夫婦倆一早起來就坐在寫字檯邊心想看他怎樣還法時辰鐘一句鐘一句鐘的過去到了十二點鐘還沒有形影澹盦心裏也和時辰鐘的擺錘一般搖搖不定忽然房門刷的一開走進一個人來夫婦不免吃了驚看時却是侍婢紅兒手裏拿着一把剪刀一張粉紅的厚紙在那裏剪蝴蝶兒玩一面剪一面慢慢的走進來口裏說道爺和娘吃中

爲。純。粹。義。務。有。奔。馳。數。里。不。名。一。錢。  
反。得。雪。茄。五。支。者。故。省。城。車。輛。寥。寥。  
卽。間。有。之。亦。遮。掩。掩。不。敢。露。面。矣。  
八年。春。仲。予。因。公。赴。漢。皋。道。出。雀。塢。  
換。船。旣。畢。(由。南。至。省。係。小。輪。故。須。  
換。大。輪。) 因。大。輪。啓。碇。須。明。早。七。時。  
遂。至。路。邊。井。駐。省。辦。公。廳。稍。有。接。洽。  
勾。留。片。刻。忽。忽。卽。返。而。城。門。已。閉。時。  
僅。下。午。八。時。許。耳。門。邊。老。幼。數。十。輩。  
睜。目。相。對。莫。可。如。何。守。門。兵。士。荷。鎗。  
鶴。立。睨。衆。人。作。獰。笑。狀。極。得。意。予。知。  
其。係。惡。作。劇。遂。操。中。州。語。與。之。作。鄉。

飯。了。房。裏。吃。好。麼。夫。人。道。房。裏。吃。罷。這。時。候。澹。盦。一。眼。看。見。紅。兒。手。  
裏。一。張。紙。是。用。過。的。滲。墨。紙。上。面。彷。彿。有。『期。滿』。兩。字。陡。的。心。中。  
一。動。搶。過。來。和。日。曆。紙。上。的。『今。日。期。滿。了』。五。個。字。一。對。那。裏。曉。  
得。一。正。一。反。竟。是。日。曆。紙。上。滲。下。來。的。猛。然。想。起。他。夫。人。用。的。滲。墨。  
紙。是。粉。紅。的。自。從。鑽。戒。失。落。這。一。天。起。他。夫。人。每。  
日。要。換。一。張。滲。墨。紙。想。到。這。裏。恍。然。大。悟。原。來。都。是。他。夫。人。自。己。弄。  
的。戲。法。只。因。爲。那。一。天。打。斷。了。他。的。文。思。要。叫。他。抄。稿。子。并。且。自。己。  
誇。口。大。有。偵。探。的。本。領。所。以。夫。人。弄。出。這。個。玄。虛。來。和。自。己。開。玩。笑。  
險。些。兒。失。敗。在。石。櫈。裙。下。當。下。看。他。夫。人。只。見。他。夫。人。對。着。自。己。微。笑。  
笑。接。着。格。格。的。大。笑。起。來。說。道。天。保。佑。你。給。你。看。出。來。了。說。罷。立。  
身。站。在。櫈。子。上。在。銅。床。頂。上。取。下。一。隻。黑。漆。皮。鞋。鞋。內。盛。着。一。只。光。起。  
芒。刺。目。的。鑽。戒。皮。鞋。擺。在。床。上。鑽。戒。仍。舊。戴。在。指。上。澹。盦。氣。得。笑。出。

談並探懷出護照述明理由幸蒙首

肯啓門尺許僅足容身故得出者惟

予一人耳

來了。道原來是你



## 女屍

張碧桔

八年閏七月爲張督四十整壽督署副官長楊某發起醵資祝壽額定課長以上百元廳長以上千元陸軍官佐則以薪水之多寡爲等差預備邀請京津名伶演戲十日以申慶祝事爲張督老師所知適督署秘書某因事在京老師語之曰時事如此安可做蠹爲我寄語勸臣勿胡鬧及秘書回湘張督遂登報聲明略謂『醵

宋悟奇吃過早飯往後園裏散步一面走一面暗自想道人生在世總當忙着做事纔是正理但我們做偵探的人可萬萬不能忙碌因爲我們若是一天到晚忙個不了社會上發生的奇案必然很多到會上接連着發生奇案試問那時的秩序能夠不亂情形能夠安靜麼近來我終日很安閒雖覺得無所事事沈悶無味但眼見社會昇平心裏也很快活呢他正這般想時貼身服侍他的小廝急忙跨進園門來不及跑到他面前高聲喊道主人有客人來會你悟奇

賚祝壽係無恥之徒。藉端斂錢本督軍極表反對。云云。楊副官長一場沒趣。無可下臺。遂自行辭職。諺云。『馬屁拍在馬腳上。』此之謂矣。但祝壽之舉。雖經此一番打擊。而屆時盛況。猶爲湘省從來所未有。卽以五旅而論。特派副官一人。設籌備處於大吉祥(旅館)。除雇對屏。樟外煙土一項。送至數十斤。統計此項開銷。在二千元以上。其他各機關可知矣。

四帥銘臣(敬湯)在湘之勢焰較之乃兄有過之無不及。其職務除第一道。名片呢。小廝道。我向他要。他說來得匆忙。忘却帶了。悟奇自語道。他來得這樣匆忙。想必有甚麼大事。又問道。客人現在那裏。小廝道。我已引他到客堂裏坐了。悟奇點點頭。就慢慢走出後園。來到客堂。看見堂中坐着一人。衣冠整潔。是個中等社會人的模樣。年紀正輕。約在二十四五歲。祇是臉色灰白。眼光中露出很燥急而恐怖的神氣。分明是遭了甚麼大禍事。這時他本坐在椅上。呆望着牆壁。出神。悟奇已走進來。他並未看見。直等悟奇走到他的身旁。咳嗽了一聲。他方始覺察。先將悟奇望了一眼。立刻站起身來。發出很艱澀的聲音。問道。請教你的貴姓大名。他仍就原位坐下。道。我姓章。名叫小松。悟奇也坐在他對面的椅上。又問道。不知你遇着甚麼禍事。急到這個模樣。你可是正爲了這禍事。特來尋找我的。小松連聲應道。一些

混成旅長外。尙有督署參謀長。湖田局會辦。彼猶以爲未足。時時覬覦。乃兄之第七師師長。乃兄不與。因而常相口角。某日竟在督署秘書處演全武行。一齣其蠻橫。概可想見。平日購買物件。無論價值之多寡。輒以「到公館裏領取」一語了之。故商號。需楊君設參。號於新坡子街。開幕之日。頗爲熱鬧。適四帥路經是處。惠然光顧。擇取貴重物品一百餘元。掉頭竟去。肆中人莫可如何。暗呼晦氣。

不。錯。這。真。是。天。外。飛。來。的。禍。事。可。憐。我。的。父。親。已。被。檢。察。廳。裏。捉。去了。他。說。到。這。裏。聲。音。發。抖。似。乎。要。哭。將。出。來。悟。奇。安。慰。他。道。你。不。必。這樣。發。急。且。定。一。定。心。神。將。這。禍。事。告。訴。給。我。小。松。深。深。的。吐。出。兩。口。氣。道。今。天。大。早。我。家。僱。用。的。下。人。開。了。大。門。見。門。旁。掛。着。一。個。縊。死。的。女。屍。他。自。是。大。驚。失。色。跑。進。上。房。告。訴。我。父。親。我。父。親。聽。了。着。實。吃。了一。嚇。連。忙。從。床。上。跳。下。來。跑到。門。外。看。時。果。然。有。個。縊。死。的。女。屍。掛。在。門。旁。當。時。我。父。親。因。爲。人。命。關。天。立。刻。去。報。告。警。察。局。警。察。局。裏。一。面。派。來。幾。個。警。察。看。守。着。這。個。女。屍。因。爲。案。關。刑。事。再。一。面。轉。稟。檢。察。廳。過。了。不。多。一。會。檢。察。官。率。同。驗。屍。吏。前。來。檢。驗。檢。驗。的。結。果。斷。定。這。女。人。確。是。自。縊。身。死。但。伊。何。以。縊。死。在。我。家。門。首。呢。檢。察。官。因。此。就。說。伊。所。以。尋。死。與。我。家。必。有。重。大。關。係。我。父。親。實。是。個。大。有。嫌。疑。的。人。當。即。將。我。父。親。帶。回。所。去。收。押。候。審。但。我。父。親。爲。

而已。

第五團團長張繼忠爲張督之養子。卽大名鼎鼎之小帥也。貌娟秀如女子。性極很戾。御下尤嚴。馬弁護兵稍不遂意。鞭撻隨之。然賞賚亦特厚。煙癬極深。每日晨起過癮。須煙鎗三四枝。輪流轉換。執役者戲呼之爲放排。鎗云舉止豪奢。場面闊綽。馬步衛隊多至一百餘人。每出門前。遮後擁。初見者不知其僅爲團長也。喜乘四人。肩輿其行。極速。號爲飛轎。市人趨避。不及輒遭鞭撻。有時乘馬。或包車。亦松道我敢相信我父親和伊的死必無關係。至多因伊縊死之地我

人十分忠厚。向來是寧可自己吃虧。總不肯得罪人家。那麼伊果爲了甚麼。值得這樣深恨。我父親縊死在我家門首呢。悟奇聽他說時。一聲不響。等他說到這裏。纔道。你既自信你父親和伊並無仇恨。伊縱縊死在你家門首。料想是另有原因。如今旣已經官廳中自能打探明白。那時你父親果真無關自然。釋放回來。你無庸這樣發急。小松道不是這般說。因爲我父親是大病初愈。若押在廳裏。自必種種不能舒適。萬一舊病復發。那還了得。悟奇道。這就難了。倘是民事案。件還可保釋出來。既是這重要的刑事。可就難以辦到了。小松道是呀。我因此纔這樣發急。悟奇很狐疑的問道。其實你父親在法律地位上。縱然可以保釋出來。但憑我一個普通的偵探。也不能去保他。而况法律上又不許保呢。你這樣慌張的來尋我。畢竟爲了甚麼。小松道。我敢相信我父親和伊的死必無關係。至多因伊縊死之地我

如之與四帥積不相能。因之失愛於乃父。或謂其閨閣間有曖昧事。言之徒污筆墨。姑置不論。湘南事起。四帥任前敵司令。五圍隸焉。因不受節制。致遭敗北。又復首先逃竄。湘事之不可收拾。繼忠之罪固不在銘臣下也。

父親不免有些嫌疑罷了。所以祇須案情大白。這嫌疑解釋之後。我父親便能恢復自由。但官廳辦案。未免因循。他們多因循一天。我父親就得多押一天。因此我想請你出來。速速查明案的真情。證明我父親無罪。好讓他早些回家。悟奇道。原來你是來託我查案的小松道。正是請你可憐我父親無辜。救救他的危急罷。悟奇心想左右我已空閒了好幾天。正覺閒得無趣。不妨就允許他藉以消消遣罷。當下就道。你既特地來託我。我怎好推辭。就替你探訪一回便了。小松張督之失敗。大半爲一弟一子所造成。故湘報謂其善將兵而不善將將。時稱確論。然觀第七師之紀律。不曾變相。土匪則善將兵三字。尚不得爲定評也。

婦人是誰。你們可認識麼。小松楞了一楞。纔道。我們不認識伊。悟奇道。那麼伊究竟是誰。不是還無人曉得麼。小松道。檢察官驗屍的時候。伊的家屬已經到場。領屍。悟奇很起勁道。伊姓甚麼。家住那裏。檢察官定會詢問。你在旁聽必聽見。小松道。伊姓吳。家住在大石橋。

## 垂楊談薈

吳觀

嘉興張叔未先生廷濟以博古稱於時。藏鐘鼎金石瓶夥所居曰清儀閣。相傳先生應試題爲毛詩某句。先生以石鼓文書之。簾官幾不能句讀。呈之主考。主考知爲博學。極賞識之。而先生之名大震。曾題乞食天下冊二絕句云。街頭市面態千般。世上無如吃飯難。誰補天涯窮子債。凍雲作雪又祁寒。筆將成塚硯將穿。着破青衫

塚悟奇道。到場領屍的是伊的甚麼人。小松這是伊的阿婆。是個五十歲的老太婆。悟奇道。難道伊已無有丈夫了麼。小松道。這個我不曉得到場的祇有伊的阿婆一人。悟奇沈吟一下。又問道。既已有人到場。伊的屍身想已領回棺殮了。小松道。正是悟奇道。那時大約是幾點鐘。小松道。約在十點鐘。悟奇看看手表道。還好。現在剛正敲過十一點鐘。我們連忙趕去。那屍身或者還未入殮。我就可檢查一遍。看看可有疑竇。沒有。小松道。好。悟奇當即加上件外衣。戴上帽子。和小松一同走上大街。跳上黃包車。一直來到小松的門前。悟奇見這裏擁着許多人。還有個婦人的哭聲。很爲悲痛。悟奇分開衆人。走到人叢裏。見地上有個女屍。旁邊有個老婦人。嗚嗚咽咽。哭個不住。大約正是這死婦的阿婆了。悟奇就向這老婦人道。你且莫哭。我是偵探。見你媳婦死得可憐。並且死得蹊蹺。所以特來查看。如有冤枉。好

四十年慚愧沿門成揭黑算來賣得幾文錢詩意酸楚讀之亦可使人解頤。

紹興徐乃琛先生年五十四尚應童子試時闈中已改策論題爲岳武穆論徐文中警句云夫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孟子古之亞聖也尚以嫂溺不得不舍經而取權夫嫂死小事也國之存亡大事也武穆之智豈不知哉其班師以博虛忠僞也夫以武穆之才先破敵而後回南後人亦必有公論何患是非之不明而必以

替你媳婦伸冤這老婦人聽了先將悟奇望了一眼隨卽忍住哭聲哀哀的說道先生難得你有這好心將來定有好報我媳婦死得真是可憐想伊不死在家裏也不死在別處偏生吊死在這姓章的門口這分明伊是受了姓章的甚麼欺負心裏恨極又苦說不出嘴纔做出這回事來悟奇不回答自管蹲在屍身旁邊看伊的年歲約摸三十左右臉色十分慘白眼睛和嘴都微微開着形狀很爲可怕頸項間繩勒的傷痕並不很深身穿綢製的衣服領頭和叉角的線縫裂開了許多悟奇一面查看一面連連點頭似乎已查出甚麼破綻他再往伊的下體查去見伊穿的綢袴子束得很低袴脚管差不多攏到腳背上褲脚管的後面很爲清潔腳上穿的是雙黑色鞋子鞋幫上略有幾點污泥鞋底也祇是稍爲潮溼悟奇看到這裏臉上更露出得意的神氣又拉起伊的兩手看時見左手中指的指甲粗

身殉奸臣之手。至非下愚之所爲。必  
係巨奸之見地。主考得徐卷大駭。乃  
召之曰。汝文太狂可易之。徐曰。文不  
可改。乃盛氣而出。主考亦無如之何。  
各省土諺都不可解。近時教育部所  
獎勵之語。益以出版界之投機。進

頭微笑。又走進小松家裏。小松請他在客堂裏坐下。問道。你已查過了。麼可曾查着甚麼。竇悟奇笑道。我非但已查出些疑竇。並且這案的真情也已大概明白。小松急忙問道。真的麼。和我父親可是真之音。誠如俗諺所云之藍青官話。北邊人聽不懂。南人亦未必解得。卓呆有不知所云。集此名詞。不妨移贈牽強之國語教員。更較妥切也。

糙不齊。必是折斷之後。未經修剪。這時悟奇復行站起。向這老婦人道。你莫傷心。我定當將這案偵查明白。又低低的說道。今晚八點鐘。的光景。你在家裏等我。我有話須來問你。說罷。回轉身來。抬頭見門旁牆上。離地約有尺多高。有一根大木釘。顏色發黑。分明釘在這裏。已有好多時日。這婦人上弔的繩子。正是扣在這上面。悟奇看過點頭。微微笑。又走進小松家裏。小松請他在客堂裏坐下。問道。你已查過了。麼可曾查着甚麼。竇悟奇笑道。我非但已查出些疑竇。並且這案的真情也已大概明白。小松急忙問道。真的麼。和我父親可是真。無關係。竇悟奇道。你父親和伊的死。確然無有關係。不過你父親平日和伊。或者有一些瓜葛。小松聽了這話。臉色微微發紅。却力辯道。我父親委實不認識伊。怎能有甚麼瓜葛。竇悟奇道。也許是不認識伊。但居中的一人。必是你父親的熟人。小松狐疑問道。甚麼叫做這居。

紅白魚出太湖。惟近湖州有之。蘇常  
郡則無也。四五月間水漲時其味尤  
美。葉氏避暑錄云。太湖白魚冠天下。  
卽此魚也。蘇人以此爲無上佳品。

雨中遊記

獨鶴

吾國人有一習慣。卽喜到處塗鴉。古  
人遊覽所至。題壁之句。尙多可誦。今  
則歪詩別字。觸目皆是。適足貽笑。且  
多有書『某某來此』或『某某偕友  
人來遊於此者』。雖云藉此可留紀

中的一人。這人是誰。悟奇道。我也不曉得。還須去偵查呢。不過這居  
中的一人。是這案的要犯。這屍身是他搬來掛在你家門首。移禍與  
你的父親小松。聽了這幾句話。覺得非常奇突。不由得站起身。瞪眼。  
向悟奇道。你說甚麼。你可是說這屍身是移來的。悟奇笑道。是呀。  
我正是這個意思。因爲我方纔查看屍身。很查出些破綻。仔細一想。  
就決定下這個斷案。你莫以爲奇怪。待我將這道理講給你聽。包管  
你也以爲不錯呢。我先說這個最顯明最緊要的道理。就是昨天午  
後便已落雨。直到晚飯後。方纔停止。既然落了半天。工夫街上自必  
泥濘不堪。這婦人倘是奔來尋死。心慌意亂。信腳亂跑。伊的鞋襪和  
攤在脚背上的褲脚管。便應該濺滿污泥。如今却何以祇有幾點泥。  
那時伊必早已死了。至于那幾點泥漬。和一些潮溼。必是那奸賊的。

念亦殊覺其無謂。予去年遊西園。見有人於壁間畫一洋式信封。上書名號住址。皆英文。真不解其意何居。豈以是作廣告耶。梅園有一小軒。中亦多鉛筆所畫之字。其一書『東海徐世昌來遊』。純屬遊戲。又有英文字一行。大書。MR. W. T. C. & I to this garden in sparing。文理既謬。拼音又譌。讀之殊令人捧腹。脫令予爲園主。必禁人亂塗牆壁也。

做。作。想。遮。蔽。人。的。耳。目。的。小。松。道。是。呀。這。是。很。要。緊。的。証。據。呀。方。纔。檢。察。官。來。檢。驗。時。祇。注。意。伊。頸。間。的。傷。痕。和。繩。子。等。物。却。未。曾。留。神。到。這。一。層。悟。奇。又。道。當。伊。臨。死。時。必。曾。和。人。相。打。因。爲。伊。衣。服。上。的。線。縫。有。幾。處。都。已。裂。開。左。手。中。指。的。指。甲。且。又。折。斷。再。則。扣。繩。子。的。那。個。木。釘。離。地。有。八。尺。多。高。伊。的。身。段。却。很。矮。縱。然。舉。起。兩。手。也。達。不。到。既。無。櫈。子。和。椅。子。等。物。發。現。試。問。伊。怎。能。將。繩。子。扣。在。那。木。釘。上。呢。小。松。連。稱。有。理。又。道。這。人。將。屍。身。移。到。我。家。門。首。嫁。禍。于。我。父。親。難。道。他。和。我。父。親。有。何。仇。恨。不。成。悟。奇。道。也。許。是。有。的。小。松。道。我。會。說。過。我。父。親。向。來。是。忠。厚。待。人。何。致。和。人。結。下。這。般。深。仇。大。恨。呢。悟。奇。道。天。下。事。往。往。能。出。乎。意。料。之。外。如。今。我。既。已。斷。定。這。屍。身。是。由。人。移。來。這。案。便。已。破。獲。大。半。祇。須。查。出。這。移。屍。的。人。他。和。你。父。親。有。何。仇。恨。伊。如。何。縊。死。便。可。完。全。大。白。小。松。道。那。麼。就。望。你。救。人。救。

社山麓距梅園頗近。自梅園至萬頃堂所經山徑皆黃土道。夾道多松樹雜以野花。景絕清幽。車行其間。如入西泠之韜光徑。覺塵俗都消。輿人御車到山嶺。猶捷足而登。予等以山高徑仄。慮其傾跌。即止之步行登山。過項王廟。路一瞻視而出。詣湖神廟。萬頃堂即在湖神廟中。位於湖濱。地勢頗高。憑欄遠眺。湖上青峰歷歷可數。水光雲影。一望無際。令人心曠神怡。

山下植松柏。風入松林。發爲幽響。濤聲和之。泠泠然似聞仙樂。湖中多小

到底索性查出這人救出我父親罷。悟奇點頭答應。小松忽又道。照你這樣說。已經證明我父親無罪。何妨就請你將這情形報告檢察廳。先保出我父親呢。悟奇道。這個恐辦不到。因爲我這種推想。雖是入情入理。但法官問案全憑證據。我現在還未得看證據。法官如何能相信。好在案情我已明白。探拿凶犯或者不致十分爲難。祇須凶犯到案。你父親不須具保。便可正式宣告無罪了。想來至多不過幾天工夫。你祇好忍耐些了。小松嘆口氣道。那麼務必請你積極進行。越快越好。將來我自當重重的酬謝。悟奇道。這裏已沒有我的事。我不再耽擱。須得去幹正事咧。

晚間八點鐘。悟奇來到大石橋堍。尋到那吳家。敲了幾下門。門就開了。開門的正是日間在屍場上看見的那個老婦人。老婦人見是悟奇。忙引進去。到一間房裏。悟奇見房裏的陳設雖不講究。却還清爽。

舟帆影往來。於高處俯瞰之。益增逸興。由萬頃堂望龍頭渚。隱約可見。予等初擬至萬頃堂後。即喚船渡湖遊龍頭渚。（由萬頃堂至龍頭渚。設有渡船。）顧是日天色不佳。風急浪高。未敢嘗試。殊自笑膽怯。且龍頭渚爲無錫最著稱之名勝。今者一葦可航。竟廢然而返。不可謂非此行之一大缺憾也。

萬頃堂中懸楹聯甚多。中有孫揆均所書一聯云。『水浮一蠻出山挾萬龍趨』。寫景甚合。而句亦遒勁。尤稱

老婦人請悟奇坐下哭喪着臉說道：我媳婦死得真可憐。想必是受

了姓章的欺負。心裏有說不出的苦。所以吊死在他家門前。請你替我媳婦備冤。呀悟奇攔着伊道：你且莫哭。待我慢慢來問你。你媳婦

今年多大歲數了？伊道：剛正三十歲。悟奇道：伊的丈夫呢？伊道：他在五年前便死了。丟下我們婆媳二人。十分苦惱。悟奇道：你兒子已死了五年。你們靠甚麼過活？可有些產業？伊嘆氣道：那有一些產業。悟奇道：那麼靠着甚麼過活呢？伊頓了一頓。纔道：幸虧我媳婦能幹。

平日裏替人家洗衣服。掙幾個錢來養活。我悟奇連連搖頭道：你莫誑騙我。我看你媳婦穿的衣服。都是綢製的。如今又見你家中收拾得這樣整潔。若說祇靠着洗衣服。那能這樣寬裕？你快將實話告訴給我。伊瞪眼望着悟奇。並不回答。一會纔道：我既想替媳婦報仇。只好說了實話。先生。你切莫笑話我們。我的丈夫死得早。那時我

佳構。又有秦賓璿所作記。其辭云。『管社山前臨具區。後引漆湖。實山水之都會也。翰西楊君。卽湖神廟餘址。釀資築屋三楹。落成之日。嘉賓蒞止。或問所以名斯堂者。予曰。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卽成數以名之。不亦可乎。楊君以爲然。遂書以識之。』讀者可知萬頃堂之緣起矣。

萬頃堂中亦設有茶桌。供遊客之憩息。予等見一小僮。狀類茶役。卽令其供茶。顧頻頻語之。而彼仍木然不應。予頗以爲異。嗣一興夫來。知予等之人。並不認識。又問道。近來姓章的可是不常來麼。伊道。正是他因病。

兒子還小。家裏原有些產業。但既將兒子撫養成人。又替他娶了親。那產業早經賣完。用盡我想。既有兒子。何愁他不能掙錢。萬不料他。在五年前又死了。我真急得要死。幸虧我媳婦有幾分姿色。伊不忍。眼望着我活活餓死。萬分無法。就做那賣淫的生意。這幾年。我全虧了伊。纔能夠穿暖吃飽。如今可恨那姓章的。真是狼心狗肺。不知因何逼得我媳婦尋死。悟奇搶着問道。你怎能曉得姓章的逼伊尋死。伊道。若不是受他的逼迫。何以弒死在他家門首。悟奇笑道。姓章的既能逼伊。他們自必是素來相識。伊又楞了一楞。道。我索性一齊說出罷。姓章的正是我媳婦的相好。他每月貼給伊四十塊錢。難隔三天。夜就要住在這裏。我媳婦看在銀錢的分上。祇好巴結他。他們就要好得很。悟奇聽了這幾句話。暗罵小松不該騙我。說他父親和那婦人並不認識。又問道。近來姓章的可是不常來麼。伊道。正是他因病。

需茶也。乃直前提此。僅之耳。而狂呼曰。『茶』。彼始領首去。予等乃恍然知其爲讐者。皆大笑。直山曰。俗有瞎子。望太湖之謠。今易以讐子。亦大佳風。濤入耳。當不覺其煩也。

予等在萬頃堂坐談甚久。頗留戀不忍去。嗣見爲時已不甚早。始相偕出。乃徒步下山路。過仙人洞。直山濟羣必欲一覘。洞口作何狀。而亂石峻嶒。頗不易行。乃倩輿夫扶掖而下。俯窺洞口。黝然而深。亦無他異。乃復返循原路行。約行半里許。乃復登車。

在家裏不能常來。但前兩天的晚上却來了一趟。不知爲了甚麼和我媳婦大吵大鬧。後來他走了。我媳婦哭個不住。我問伊爲了甚麼。事伊再也不肯說。隔了一夜。昨天夜裏伊就弔死在姓章的門前。因此我相信伊必是被姓章的逼死的。悟奇道昨天伊在甚麼時候出去的。伊道吃過中飯之後。悟奇道那時不是已落雨了麼。伊道還不曾落。因爲我們的中飯吃得早。約在十二點鐘左右。伊走出了一會。纔落雨的悟奇道伊出去之後就一直未會回家麼。伊道不會回家。直到今天早上我聽說姓章的門首弔死一個婦人。我本是趕去看。熱鬧。不料那正是我的媳婦悟奇。心想伊午後便已出去這下半天。耽擱在那裏呢。就問道伊可有相熟的人家時常去頑耍麼。伊道沒有的悟奇道伊出去時可曾將去處告訴你伊道伊未曾告訴我悟奇道伊是一個人出去的麼。伊道正是悟奇見問不出個頭緒。心下

車行及中途。天已微雨。及惠山。雨益甚。予等下車後。衣帽已稍溼。予亟顧直山曰。何如。保險公司須負賠償之責。遊資獨任當不食言也。濟羣亦笑而和予。直山乃曰。此事須怪施老板。老板出門。雨星照命。吾儕實爲其所累。吾亦無力迴天也。同行之劉君聞此語殊不解。而予與濟羣則大笑。蓋濟羣曾於舊歷新年中。約其戚陶君。同遊蘇州。詎火車抵蘇後。忽大雨。兩人皆未携雨具。不能出站。無已。乃於站中略憩一小時。仍乘車返滬。濟羣聽隨你們去了。說着。站起身來。就往外去。伊連忙拉住。急得哭出來。

很爲發急。掉頭再將這房間望了一回。忽然又問道。平時除掉姓章的以外。還有別人來走動麼。伊聽了這話。似乎吃了一驚。神情微覺不安。張口結舌回答不上。一會纔慢吞吞的道。想我媳婦做這生意。原是出于萬分無奈。祇求有得穿。有得吃。便已心滿意足。無別的望。想。所以姓章的按月津貼四十塊錢。伊就安分過活。並無別個走動的人。伊雖這般說。但悟奇瞧伊不安的神情。已料到當中必有別故。很鄭重的說道。你莫拿話來騙我。我真是一片好心。見你媳婦死得可憐。想將案情查明白。好替伊報仇。現在又曉得你是靠着媳婦過活。媳婦果是被姓章的逼死。我好替你向姓章的要求。叫他拿出些錢。給你養老。我用這好心。對你偏一味的誑騙。我莫怪我不再來問。聽隨你們去了。說着。

曾擬撰蘇站聽雨記。刊諸紅雜誌而未果。直山預知其事故。以此譏之也。予等既至此。初不以雨而稍阻其豪興。仍冒雨游觀。先入寄暢園。園址頗大。其中亭榭結構。亦尚不惡。特荒蕪已甚。昔日名園。今乃衰落至此。殊令人有滄桑之感。出園後。趣往觀天下。

第二泉。泉在惠山白石塢下。共有上中下三池。聞供人汲飲者。多爲上池之水。中池水味澀。不可飲。下池則魚池也。中畜五色大魚。投以餅餌。則躍出唼喋。其情景彷彿西湖之玉泉鑿。

道我並非有意騙你。實因這種醜事。說出來很難爲情。心想能彀少說一句。便少說一句罷。你既怪我不該騙你。那麼我祇好老着面皮。一五一十的說將出來。悟奇復行坐下道。那末你就快說罷。伊先嘆了兩口氣。纔道。當我媳婦未認識姓章的以前。本有一個熟客。姓金。名叫阿五。也是按月貼我們些錢。我媳婦和他也很要好。後來伊又結識了姓章的。因爲姓章的家裏比阿五有錢。人雖上了年歲。但還半載。若兩下裏果是情投意合。他就將伊帶回家去。免得住在外面。諸多不便。並答應帶我一同回去。因此我媳婦對他自然格外親熱。但便不免冷淡了。阿五阿五心裏著實不快活。每次來時。都得和我媳婦拌一回嘴。昨天飯後。我媳婦出去時。我會說天快下雨。你爲何還要出去。伊說。因有事情須到阿五那裏去一趟。我想伊必是在他

石爲螭。泉自螭吻中瀉出。潺潺有聲。上池水最清澈。可鑒底。遊客至此。輒投以銅元或小錢。入水不卽沈。必盤旋而下。水池前皆茶棚。遊客多列坐而飲。亦有不飲茶而飲泉水者。謂其味轉清冽也。

惠山寺亦古跡。然所謂寺者。祇存其名。已早改建淮軍昭忠祠矣。祠中有銀杏樹。大三四圍。上有一寄生榆樹。兩樹相合。泯然無痕。土人遂名之曰鴛鴦樹。又故神其說。指點以示遊客。謂爲仙人所種。殊可哂也。

家吃了晚飯。纔吊死在姓章的門首。悟奇聽了這番話。覺得很有意味。再追問道。姓章的和阿五都是貼錢給你媳婦的客人。他們彼此可會曉得。伊道。姓章的未必曉得。我媳婦還有個阿五。但阿五却是曉得的。每次他和我媳婦拌嘴。都是爲了這件事。悟奇道。阿五住在那裏。伊道。他住在多子街十六號門牌。悟奇沈吟了一下子。又道。阿五是個甚麼模樣的人。伊道。他的年紀雖祇有四十歲上下。但一部兜腮鬍子。幾乎遮住他的半個臉。活像是個判官。身材也高大粗笨極了。悟奇點頭道。他到這裏來。可曾約過朋友同來。伊道。他的朋友是常來頑耍的。往往鬧到半夜纔去。悟奇又問了幾句話。就又站起身來。道。大概情形我已明白。你媳婦果然死得冤枉。我定替伊報仇便了。伊連忙千恩萬謝。將悟奇送到大門外面。

悟奇的化裝術真是巧妙極了。他本是個眉目軒朗。精神活潑的少

惠山高處。有頭茅峯、二茅峯、三茅峯。予等以天雨未登。高所至僅及雲起樓而止。雲起樓在昭忠祠後。二泉亭上。（上池中池之上。有亭曰二泉亭。云宋高宗南渡。飲此泉而甘之。乃築亭其上。）危樓一角。高聳山麓。圍以曲欄。四面臨窗。登樓遠望。風景絕佳。樓前有假山。玲瓏可愛。雲起樓之下。爲聽松亭。亭下有泉。曰羅漢泉。登雲起樓。必經一門。曰隔紅塵。入門（實乃無門。特一出入口耳。）則迴廊曲折。特饒幽趣。迴廊盡處。復設板屏。啓了一下道。你做得好事。你瞞得過別人。却萬萬瞞我不過。阿五聽了。

年。此刻却裝成個面色憔悴。形容委瑣的人了。他暗暗從自家後門走出來。頭也不掉。一直走到多子街。尋着十六號門牌。見這房屋並不高大。大門虛掩。一推便開。門上裝着響鈴。立刻叮叮噹噹亂響起來。樓上隨即有人詢問是誰。悟奇抬頭看時。見樓窗上伏着一個滿臉黑鬚的人。料到必是阿五。就答道。是我。你在家麼。真巧極了。阿五道。請你在客堂裏坐。我就下來。悟奇答應。又將門推上。站在客堂中。不多一會。阿五已經下來。悟奇笑嘻嘻的道。我們已許久不見了。阿五呆望着悟奇。不響。悟奇道。你不認識我麼。真是貴人多忘事了。上個月裏。我和你一同在大石橋吳家吃飯。你還叫我义麻雀。我因事却先走了。你已一些不記得了麼。阿五糊裏糊塗的應道。是的。我的記性太壞了。你今天來。有甚麼事。悟奇在他的肩頭上。輕輕拍了一下道。你做得好事。你瞞得過別人。却萬萬瞞我不過。阿五聽了。

屏隱現石級狹而暗。拾級而上乃達雲起樓。予等來時有村婦倚板屏而立。問登樓後亦飲茶否。需飲則啓屏。否則謝客。蓋藉此以爲要挾也。直山邊大呼曰。泡茶。予等亦亟和之曰。茶！始得入。予笑曰。一婦當關居然亦有威力。濟羣曰。此可謂強迫賣茶矣。

予等品茗於樓中爲時良久。茶味甘而冽。卽第二泉水也。第二泉煮茶有一特異處。斟茶滿杯。望之茶高出杯口。似已溢而不下流。（卽非茶而易

這話臉色發紅。却還很鎮定的道。你莫亂開頑笑。我究竟做了甚麼好事。悟奇低低的道。如今吳家媳婦已死在你的手裏。姓章的因此押在廳中。將來定下罪名。你平日的怨氣。定可發洩盡了。悟奇說。這話時。眼光直射在他的臉上。見他的臉色又由紅泛白。眼光中也露出驚駭而恐怖的神氣。心中已有幾分明白。見他不回答。又道。你莫害怕。我和你有如自家兄弟一般。我雖曉得這回事。豈有說出去的道理。祇須你請我喝三斤花雕酒便了。阿五見他這般說。相信他已曉得這回事。但不明白他怎會曉得的。就問道。這事是誰告訴你的。悟奇笑道。你已承認了麼。我會六壬大課。是推算出來的。想那吳家媳婦和你已有幾年交情。如今竟死在你手裏。你真個太忍心了。阿五道。不能怪我忍心。祇怪伊太無情意。伊以爲有了姓章的。便如有五道泰山之靠。將我從前待伊的好處。一齊忘掉。看見我時。那副冰冷

以清水亦如此足徵水質之醇厚

劉君復試以銅元投入杯中至十五枚茶始傾注杯外樓中侍者告予曰此杯口高低不甚平且所置處亦微側客投錢手法又不佳故至十五枚而茶已四流吾儕平日爲此可容二十枚也

予等自入山門後即有一老人手托方盤盛糖果瓜子之屬隨予等之後予等行亦行止亦止且指點景物若嚮導予等坐雲起樓中彼亦蹤至置盤案頭大放厥詞謂此雲起樓乃

的神氣我委實受不下心裏恨極了纔鬧出這一回事悟奇道也是伊命該逢絕偏偏前天午後跑到你家裏來阿五道其實當伊來時我萬不料會有這場禍事只因伊向我說我和伊的事姓章的不知怎樣都已曉得前兩天來時和伊大吵大鬧聲言伊若再不和我斷絕他便不來了伊因爲姓章的有錢他並允許娶伊回去所以當下伊就滿口答應前天午後特來和我商量這事叫我以後莫再公然的到伊家裏去祇能每隔十天偷偷的會一次面我聽了這番話心想我也會按月貼錢給伊而且相識在先因何要退讓止不住心頭火起一面罵伊不該棄舊戀新一面並伸手打伊伊就和我扭做一團後來伊鬆開手坐在地板上儘着哭個不住怪我不能體恤伊便是非真心愛伊我見伊這樣哭着說着很是可憐心腸便軟了下來問伊這每隔十天會一次面的話可是真的莫要現在說得好聽臨

數百年前高僧修道之所。此高僧隱居樓中。終年不下。與塵世相隔絕。故樓下有『隔紅塵』。蓋以此爲界。俗人不得踰此而入。高僧亦永永弗出。惟至乾隆南巡時。僧始下樓。出隔紅塵之門。與之相見。且煮茗款之。與之共飲於竹爐山房。乾隆帝憩坐良久。始別去。已登輿行矣。忽念爐以竹製。何以火熊熊然。爐乃不燃。得毋遇仙耶。卽命返駕。復尋高僧。則洞口雲起。高僧與室宇俱不可見。乾隆帝慨嘆久之。乃爲立碑。記其事而去。此山

時又有變卦。伊說定是眞的。從今天起。每隔十天。伊到我這裏來會面。我怕伊是誑騙。我不肯相信。伊見我不能相信。越發哭得厲害。說我旣不相信伊的話。自然不肯允許伊的要求。那末伊夾在姓章的和我之間。怎能做人。與其活着受罪。還是早些死了的乾淨。我想伊年紀正輕。怎肯便死。這不過是氣頭上的話。便打趣伊道。你死在那裏。那樣死法。伊說道。你既不可憐。我原諒我的爲難。我自然死在你這裏。至于死法。鴉片烟和砒霜。一時沒有用力。戳死鮮血直噴。太覺可怕。還是弔死的容易。我仍和伊打趣道。你倘真要吊死。我來替你把繩子扣好。伊氣憤憤的道。好。這時恰好桌上有根麻繩。我便扣在床頂的橫木上。並笑嘻嘻的向伊道。繩子已扣好了。你來上吊罷。伊當卽一骨碌從地上跳起。直奔到床前。站在椅上。拉開扣成的繩圈。將頭套將進去。我見伊真個上吊了。便慌了。手脚忙上前去解救。不

下所以有御碑亭也。予等聞此齊東野人之談。皆大嘆。蓋雲起樓爲清邑令吳興祚所建。竹爐山房在二泉亭右。乃明時王孟端與惠山寺僧性海相遇從會湖州有竹工至乃製竹茶爐以遺性海。當時目爲珍品。後燬於火。今山房壁間嵌碑石至多。皆爾時詠竹爐之唱和詩也。至竹爐山房之名。則爲明鄒迪光所題。老人乃傅會其詞。一至於此。殊令人失笑。顧老人見予等笑。以爲必歡迎其演講也。於是睡沫橫飛。談興愈濃。直出遽問之上。上去像是伊自己吊死在這裏的。又因天雨地溼。就在伊的鞋襪上。

料繩圈已經收緊。越急。越解不開。等我用剪刀將繩子剪斷。伊却已經氣絕了。悟奇聽到這裏。接着道。你扣的那繩圈上。必是打的寬緊。所以越收便越緊了。據我想來。伊並非真心要尋死。不過想借此嚇嚇你。答應了伊的請求。不想將頭套進繩圈後。雙脚一離椅子。那

結便立刻收緊。你又忙得亂了。去尋剪刀。這一耽擱。伊自然不得活。

命了。阿五道。這話一點不錯。當時我見已鬧下人命。心裏很是着慌。萬一張揚出去。我的罪必不小。後來情急智生。心想這事都因姓章的而起。不能讓他脫身事外。便得着一個主意。暫時將屍身藏起。等到三更人靜。我便約了一個心腹朋友。將伊屍身背到姓章的門首。用電筒一照。見門旁牆上有根大木釘。便用帶來的繩子扣在上面。結成個圈。依照伊頸間在日裏被勒的所在。將這繩圈套在上面。看是睡沫橫飛。談興愈濃。直出遽問之上。上去像是伊自己吊死在這裏的。又因天雨地溼。就在伊的鞋襪上。

曰。高僧何名。老人大聲答曰。名馬願修。直山附掌曰。然則我卽高僧之本家。爾乃不識耶。濟羣曰。此老不懂煩至。此無非爲盤中物。尋主願耳。乃出小銀元三。向之市糖果數事。老人乃

欣然去。猶憶去年遊虎邱。有老丐亦悟奇尋着了小松。將這番情形說給他聽。並責備他不該說謊。又和追逐遊人之後。指陳古跡。藉此乞錢。他一同來到檢察廳。說明這種種情節。廳中立刻派人將阿五捉來。所言皆極奇妙。與老人之述古以售物用意正同。蓋使婦孺聞之。如聽說大書。必津津有味。則生財之道得矣。

洒了幾點汚泥。從人相信。伊是步行來的。這麼一來。我既脫卸了逼死人命的重罪。並使姓章的負上這人命案的嫌疑。讓他去受罰辦案。我恨他的一口怨氣也可發洩一番了。又道。我當你是好兄弟。纔告訴給你。你千萬別對旁人去說。你要我請你喝酒。此刻便去。何如。悟奇道。此刻我却無有工夫。改一天我定來叨擾是了。

(未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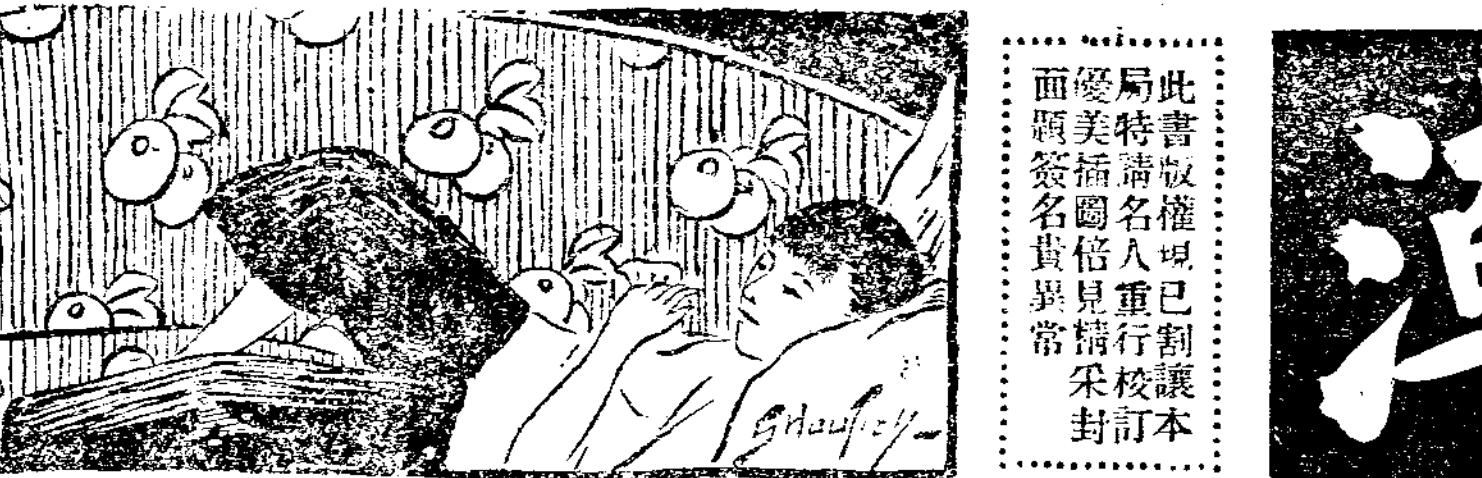
的命運真覺可怕可見。得做這些淫蕩的事。畢竟是有害無益呢。

首·社·津·洋·  
屆·會·津·洋·  
一·小·有·大·  
指·說·味·觀·

# 上海說唱八部著

繪圖

# 潮浦歌



此書版權現已割讓本  
局特請名人重行校訂  
優美插圖倍見精采  
額簽名費異常

券待優  
(三) 利剪下合購  
(三) 此券以合購更得享受  
月底為限他處無效期間以本年舊歷八  
此券祇以合購浦潮五集者價洋二元四角扣四角無之元  
利不通用此券更得享受  
月底為限他處無效期間以本年舊歷八  
此券祇以合購浦潮五集者爲

## 回集五第

第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二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 回集四第

第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二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 回集三第

第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二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 回集二第

第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二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 回集一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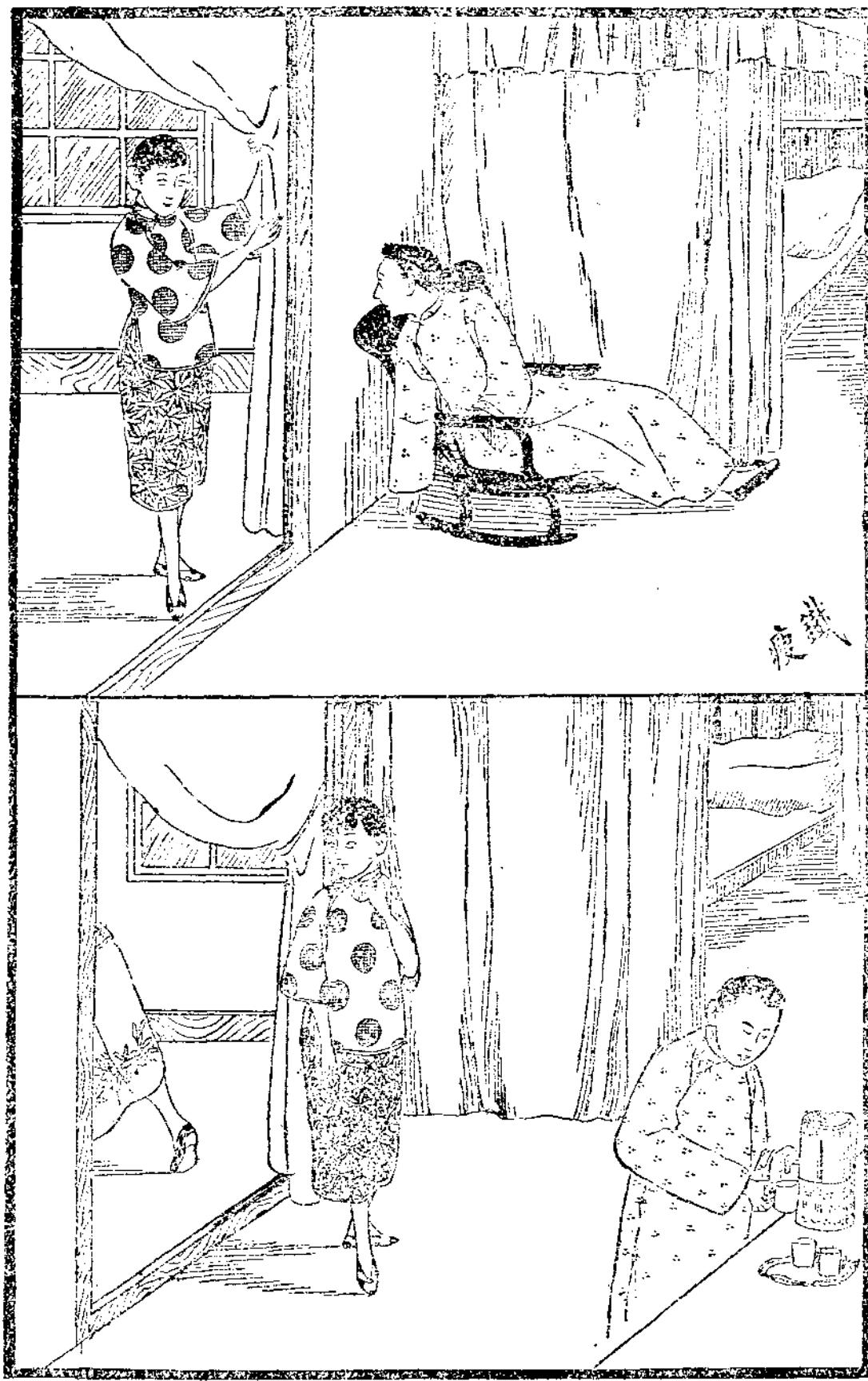
第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九角實售七折  
第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一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二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三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四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五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六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七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八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十九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第二十集 洋裝一厚冊價洋一角無券不通用

看了這部書還能夠得着許多涉世的智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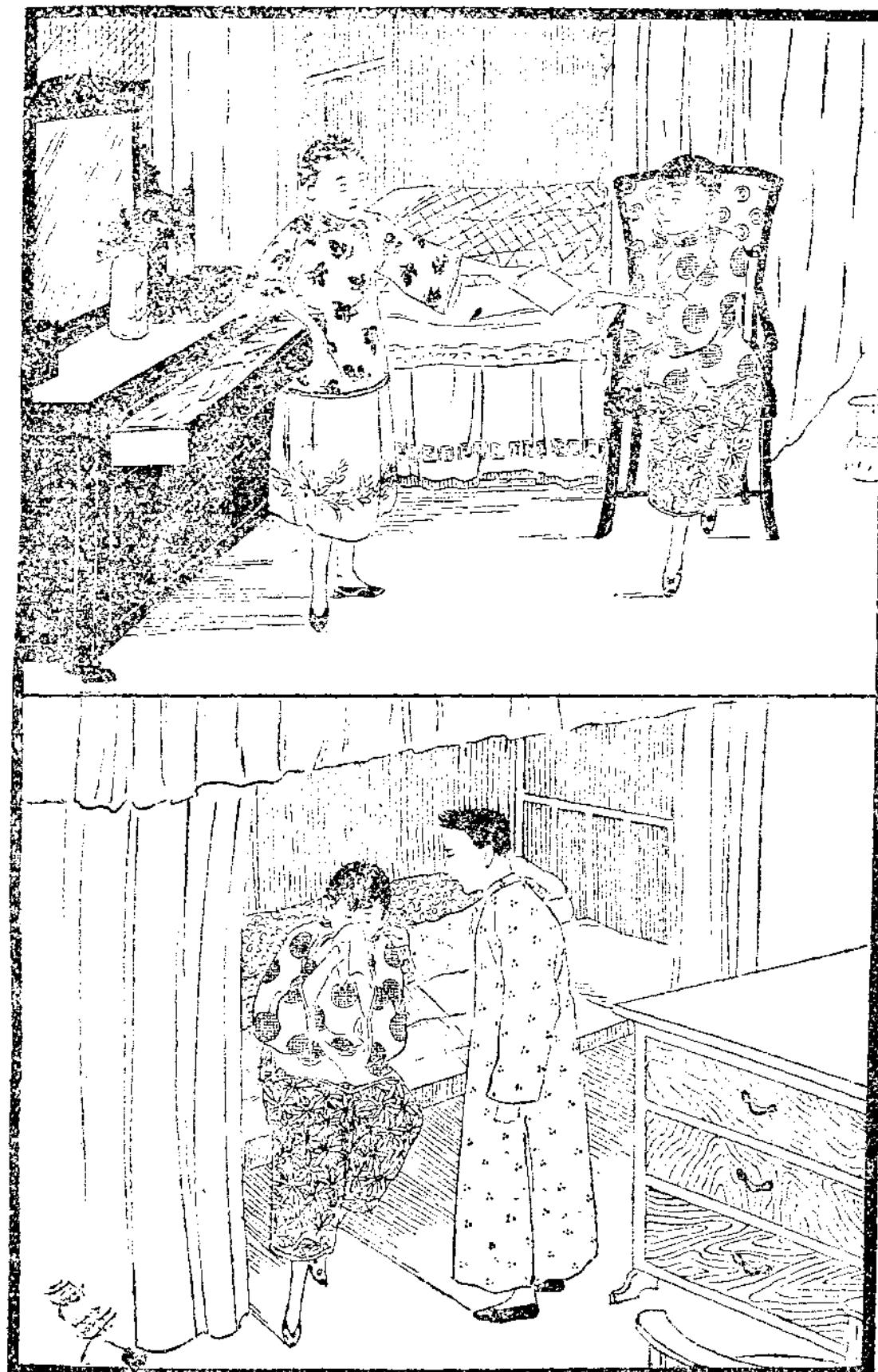
拆穿社會官場之黑幕：洩盡浪子淫娃之醜態  
奇聞奇事和盤托出：奸謀奸計盡露  
近來社會上之幕後真諱，揭露黑幕，又可喜可悲，令人入勝。  
讀來真有興味，大有觀點。

（總發行所）  
▲北京楊柳青書局  
▲天津楊柳青書局  
▲漢口交通路楊柳青書局  
▲各省巨埠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

第四十回 情密密兩心相印



第四回 意茫茫一策莫筹



# 新 歇 浦 潮

海上說夢人著

## 第四十回 情密密兩心相印 意茫茫一策莫籌

執中獨坐房中。幻想百出。突有一人帶笑衝了進來。此人非別。就是他妹妹麗娟小姐。因禮拜六這天。他們學堂中祇上半天課。這班女學生。往日早起。大都懶洋洋的。梳頭穿衣裳也很隨隨便便。惟有逢着禮拜六的清晨。他們起身也格外早了。並不是預備溫習工課。乃是趕着梳頭更換衣裳。有新衣服的都換得齊齊整整。頭也梳得光光滑滑。上到壓末一課。那個還有心思放在書上。有幾位魂靈兒已到了家裏。一聽搖鈴聲響。包書包都同比賽一樣。走路起來格外快了。廚房中的包飯司務。也巴不得天天過禮拜六。因爲開出飯來。不多幾桌有人吃的。但麗

娟今朝却是吃過飯回來的一進大門見他娘一個人在客堂中用膳驚問執中哥哥到那裏去了陶氏說他在房裏麗娟問爲何不出來吃飯陶氏道他說外間用過了點心故而不吃飯了麗娟聽說就此奔到執中房間內笑道哥哥你在那裏吃的好點心連飯也不想用了執中一見麗娟萬種深愁早不知丟向何方去了覺他笑對着自己一雙媚目擠得灣灣的好像兩道綫面上淺淺兩個酒渦兒印入肌膚櫻口微啓瓠犀半露如此風光教身歷其境的人那裏還提得起愁腸記得出煩惱呢不由也對他笑了一笑說妹妹你可會用過中飯沒有麗娟笑說我是吃過飯回來的早知哥哥有好點心吃應該提早些回家和你一同出去的執中道我何嘗用過什麼點心妹妹不回來我有點心也吃不下呢皆因適間嬌娘喚我吃飯我覺肚中很爲飽脹深恐回他吃不下飯他老人家又要疑心我的病問長問短故而拿此言推託的呢麗娟笑說你當面造謊不怕我少停告訴母

親嗎。執中道：妹妹是幫我的人。所以我一些兒不怕。麗娟大笑。執中見他歡喜心  
中又不禁有些兒疑惑起來。他想：妹妹回來一定見過了嬸娘。所以纔知我有外  
間用過點心。這句話難道嬸娘沒有告訴他說？親那段事嗎？如其告訴了他。他倒  
轉到我這裏來講話說笑。那分明是有意欺我。其心就不可問了。然而妹妹未必  
如此。不如讓我套他一句口風便了。因問：妹妹回來可會見過嬸娘？他想：麗娟若  
是有意作弄他。一定見過了也回不見。那就不用問而知是用的一副假面具。自己  
就不必空費心思咧。不意麗娟很爽利的回頭他見過了。執中又問：他可會對你  
講過什麼話？沒有。麗娟說：我回來找你。他告訴我你吃過了點心在房間內。我就  
進來了。別的沒有什麼話。難道你和他生了氣嗎？哦，我曉得了。怪不得你說肚子  
飽脹。一定是娘有什麼話冲撞了你。你是個容易惹氣的人。故此肚脹吃不下飯  
咧。好哥哥。你瞧我做妹妹的薄面消了氣罷。執中聽了忍不住要笑。說：妹妹的神

經太敏了。那個同嬪娘生氣就是他罵了我。我也沒有氣的現他還待我很客氣的呢。我委實因肚漲吃不下飯。自己也不曉得爲甚緣故呢。口內說着。心中已明白麗娟還沒有曉得他們說親的一段話。此時他倒盼望嬪母再捺一個禮拜。目前不將這件事告訴妹妹知道。最好三姑太太那天未將男家的小照取到。令他也沒說話的來由。皆因今兒妹妹很歡喜。一旦聞着這種不入耳之言。心中的激刺一定受得很深。豈不有傷身體。所以他當初倒希望麗娟早知此事。以驗他心思究竟堅否。現在却只盼他遲一天曉得好一天了。麗娟聽他言罷笑道。娘既不同你討氣。大約你曉得我就要和你淘氣了。所以預先愁着吃不下飯咧。孰中聞言。倒吃了一驚。說妹妹爲什麼要與我淘氣呢。麗娟作色道。難道你自己還不明白爲什麼。這一個禮拜中連字條兒都不給我一張。這是那裏說起啊。孰中聽了。方知爲着自己多天不會寫信之故。沒有別的關係。因將途遇裘范策之。

事說了一遍。並說我因陪着他連日奔走，所以沒工夫寫信給妹妹了。麗娟笑道：阿喲，照此說來，你倒是個大善士了。失敬得很。我見目下多少做善舉的人，煌煌告白四海揚名，誰像你這般人，不知鬼不覺的，豈非用銅錢太不用在刀口上了？嗎？現在有一種人，專門化幾千塊錢，捐個慈善頭銜，在報上出出風頭，偷然遇見了凍餓垂斃的乞丐，連幾個銅元多不肯了。執中笑道：妹妹，你別罵人了。自來大行大惠，小行小惠，各從其力。倘人人在小的上着想，一旦災荒報到，萬千飢民，非大力者何能救濟？至於乞丐凍餓，乃是他們自己懶謀衣食的緣故，死不足惜。麗娟笑道：不好了！現在我們倆在這裏開善舉辯論會了，然而我回來可是預備休息的，不是同你拌嘴的。別的不說，今兒你咖啡糖買了沒有？拿一塊來給我吃。執中答應了個是字，隨將早間買回來的紙包打開，取兩塊咖啡糖和麗娟同食。兄妹兩個帶說帶吃，其樂無比。忽然房門口有個人探頭朝裏面張了一張。執中見

是陶氏忙招呼他道。嬪娘進來坐呢。陶氏知孰中已看見了他。不便再掩。只得爽爽快快的進內。說你兩個在這裏談天麼。麗娟道。豈止談天。還要說她呢。娘可愛吃咖啡糖。陶氏搖頭說。我已多年不吃牛肉了。咖啡糖內有著牛奶。我上口就要嘔的。你們留着自己吃罷。麗娟笑對孰中道。娘以爲戒食牛肉的人便不能飲牛奶奶。然則小孩子日食人乳難道也算他吃人肉嗎。陶氏橫了他一眼道。你專門拿我開心。孰中微笑不言。他見陶氏上來。心中就怔了一怔。暗想妹妹在這裏。他突然上來。不知可是要找妹妹說那句話不是。免不得聚精會神的注意着他。然而麗娟毫無別念。仍和往日回家時一般。談笑風生。說了這樣。又說那樣。時而阿母。時而哥哥。叫一個不休。看陶氏雖聽着他女兒說話。神情却頗爲不屬。幾次三番欲言又止。却爲麗娟說話滔滔不絕。沒有他置喙的餘地。所以陶氏也插不進這張口呢。孰中見此情形。更覺得自己的意料非錯。一時倒不似先前那般難堪了。

彷彿罪犯聽公堂上最後判斷。一旦宣佈下來。說要處死刑的。旁人雖替他難受。他自己轉覺得一死諸事都了。何嘗有什麼難受的地方。所以現在執中於自己身上可算得絲毫沒有窒礙了。祇慮着麗娟得知此事。不知可要急壞他身子與否罷了。然而這張嘴可是生在陶氏口上的。執中沒權力可以制住他不說。一會兒麗娟說話說得口渴要茶喝了。執中起身替他倒茶。陶氏乘間拉拉他的袖子。低聲說。阿娟。你到我房裏來。我有句話對你說。麗娟不知他葫蘆中賣的什麼藥。接口道。娘有話。這裏說就是了。何必到你房裏去呢。陶氏慌忙教他低聲。說好孩子。我有椿事情告訴你呢。你喝過茶到我房間裏來就是了。說着一個人先走了出去。執中雖轉背替麗娟倒茶。但他母女倆講的話却沒一句不被他聽見。這原是他的意料中的事。所以倒並不驚惶失措。倒好茶過來。見陶氏已不在旁邊。說嬌母下樓去了。嗎。麗娟一面接他的茶杯。一面答道。正是呢。他不知爲什麼事鬼頭

鬼腦教我到他房間裏去說話呢。執中強笑道：大約是一樁要緊的事，所以不便在這裏說呢。麗娟正呷了口茶，聞言頗覺驚異，即忙放下茶杯，道：哥哥，你怎曉得是樁要緊的事？可是娘同你先說過了麼？執中搖頭道：沒有這句話，那原不過是我臆料之言，想嫡母不便同你在這邊說，却教你到他房間裏去講，不是件要緊的事情。而何說着又勉強一笑？然而那裏裝得出這一副笑容呢？麗娟見他神色慘沮，不由格外生疑。究竟聰敏人不消多話，會心處自在不遠。他因此就想到今兒執中哥哥不曾吃飯，呆坐在房中，平常逢着我回來的日子，他往往在大門外面候着我，從沒這般冷淡看他說話的神氣，也異乎尋常。他爲人素來鎮定，若非有什麼特別變故，決不致令他如此模樣的方纔。娘又是這般鬼鬼祟祟，令人格外的難解難詳了。盤問執中，又不肯實說。麗娟爲人素來十分性急，見此情形，不由心癢難熬，爽性茶也不喝，說你不肯講，還是讓我下去問娘罷。說着就此登登

的下樓去了。執中見他去後，倒又懷悔自己不該不替他從實說的。現在妹妹不知可要生氣呢。我何以吝此一言。惹他心裏頭不舒服。這句話從何說起。他越思越覺得後悔了。倒在床上。祇能自己搥自己的頭。沒有別的法使。然而麗娟倒並沒恨他。他終定執中話裏有因。娘那裏一定有個極大關係的祕密。所以哥哥不敢對我實說。聽他吞吞吐吐。轉不如到娘那裏直直落落講的爽快了。於是他一口氣奔到陶氏房中。進門就嚷。娘喚我可有什麼事呢。陶氏教他坐了。說我有句話對你講呢。麗娟道我曉得。你有句話的不過是那一句話。現在可以說咧。陶氏仍微笑對他說。小姐你別性急呢。讓我慢慢的告訴你就是。這件事遲早一樣。要辦的爲娘。決不將你擋殺在家裏。就是了。說着又微微一笑。麗娟可聽得萬分詫異。什麼遲早一樣。要辦什麼擋殺。你在家裏這兩句話真如丈二長的和尚。令人摸不着頭腦。陶氏見他呆呆發楞。還以爲他怕難爲情呢。笑道。你適間急殺人似

的。現在倒又害羞起來了。真正是個孩子。娘面前有什麼希罕來來。我先給樣東西你看。說時開抽屜取出個手巾包。打開乃是張硬紙。看他鄭鄭重重的遞將過來。麗娟不知是甚東西。接到手中。方看出是一塊小照夾裏面黏着張男人小照。是一個西裝少年。看看素不相識。四週也沒題句。究不知娘給他這張照看是何意思。麗娟迷迷糊糊。隨手將照片還了他娘。說你叫我到這裏來。就是看這一張小照嗎。陶氏回言正是。麗娟問還有什麼別的話沒有。陶氏笑道。有話沒話要問你呢。教我那裏得知。麗娟聽了。更昏天黑地。不懂他母親緣何今兒專門給啞謎。他猜心中想不明白。祇可問他娘。那照上的究竟是什麼人呢。陶氏笑了一笑道。就是那一個痴孩子。你難道還不知道。麗娟一想不好。也許今兒天氣太熱。娘有些語無倫次了。幸虧他瞳人並不上翻。馬上喚允中哥哥回來。也許還可救藥呢。陶氏接着又說。娘爲着你這件事。也不知打聽了多少人家。祇爲這是你一生一

世的問題非同小可不能夠冒冒失失的答應別人此番乃是三姑太太的來頭。他是我們本家未必致於謊騙我們那天拿了你的照片去前途也很贊成的我想不能單教他們看我不容我們看他所以也教三姑太太要了這一張照片回來我看看照上倒還可以去得你若沒別樣意見的話我們可以揀個日子或者戲館或者游戲場中彼此覲一覲面不要是蹺腳駝背也拿着一張紙頭來哄人呢麗娟至此方聽出他娘話裏的意思不是語無倫次一個女孩千家那裏忍受得住况他心裏頭始終未存過有人替他說親的影子一聞此言心頭跳個不住不知是氣是急面上火也似的熱將起來週身熱血潮湧彷彿要從他汗毛孔中噴出來的光景陶氏雖還滔滔不絕的往下講着教他怎耐得住再聽所以嘆了一聲就此拔腳逃出房來向樓上直奔走到半扶梯已熬不住哭起來了陶氏還以爲他怕羞逃走笑他孩子氣太重孰中正倒在床上一個人納悶突聞一陣腳

聲凌亂。麗娟奔進他房中來了。執中慌忙站起。見他兩手捧着頭。坐下來。嚶嚶哭一個不住。更急得不知如何方好。他以為妹妹一定爲着自己惹氣了他。所以哭的呢。真乃是平地風波。禍由自肇。妹妹不睬自己。自己也不敢問他什麼話。祇能一個人在他旁邊盤旋。不料麗娟越哭越傷心起來了。不得已祇可硬一硬頭皮。叫聲妹妹。你爲什麼。嬌娘那裏回來。這般傷心。可是還爲着我。適間說話。沒講明白。生了氣嗎。麗娟氣昏了。倒忘却他剛纔說話隱隱約約的那段事。咧現在聽他提及。不由也想了起來。覺他所講之言。與娘的一番話。暗相符合。不要執中早知此事。所以心中不快。何以他不先告訴我呢。因卽住了哭。說哥哥。你適間究竟要說的什麼話。現在也可以講個明白了。執中料麗娟既到適娘房中。他母女倆必有接洽。此刻勢難隱瞞。遂將自己怎樣起疑。怎樣竊聽的事情說了一遍。麗娟如夢初覺。點頭說現在我應該告訴你了。因也將在他娘房中所聽來的話。都對執

中說了一遍。執中聽了。呆呆不語。麗娟問他想什麼。執中道。我不知道妹妹的意思。打算怎樣。麗娟變色道。你難道忘却從前我二人說的話了嗎。執中顫聲道。這個我至死也忘不了的。麗娟道。那就是了。你不娶我不嫁還有什麼別的意思。不意思。執中道。這是我二人的如意算盤。無奈事實上是辦不到的。現在娘要替你攀親了。你我拿什麼方法去抵抗他呢。麗娟道。我寧死不從他們也不能強奪我的志。執中道。話雖如此。但無論什麼事終有一個理由。你好端端的一個人兒爲什麼要守獨身主義。這句話先說不出。講到你我兩人關係的話。那更不能在人面前講設。或叔父嬸母知道。你爲着我的緣故。所以不嫁。我受了他兩位老人家養育之恩。却落得以此相報。教我有何面目對他二老得住呢。麗娟勃然道。照此說來。你也打算逼着我嫁人了。是不是。哦。我知道咧。我若不嫁。你也不能再娶你。現在打算先教我嫁了人。你自己也要預備討嫂嫂了。執中聽說急得賭神罰咒。

連叫妹妹休得錯疑我肚中沈沒這顆壞心來對付妹妹那句話委實替妹妹設身處地而發不從母命未免有種種的難處至於我本覺得天地雖大但除却妹妹以外竟沒有一人一物可以令我留戀名譽生命更無足惜幾年來承你妹妹推愛固然是我身世上的一線光明倘能畢生如此我還有什麼別的話說無奈老天作惡事與願違總之你我不該生在一家周公作禮又偏偏重視外姓人倫兩字便成了我二人畢生幸福的關鍵此鎖千古以來無鑰可啓你我兩個也未必能逃出這所關頭不過你還有父母當前親命難違所以我勸你舍情全孝保此命名講到我原是萍藻之身飄泊由風浮沉在我譬如妹妹是株出水芙蓉被我依傍多年一旦花隨人去萍藻無所依靠祇得沉落深淵永不再見天日豈肯再隨波逐浪到處撩惹呢說到這裏忍不住泣下沾襟麗娟見他哭了也慟哭不住兩個人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不知何時方息且待下回分解

鄙人因為懶惰的緣故。好幾期沒有做編輯贅話了。覺得和諸位讀者很是疏遠。但近幾期上因有許多特點。不能不同諸位說上幾句。

上一期『國恥增刊』所載的文字。諸位切不可當他是遊戲文章。或是應時文章。實在是時時應該讀的血淚文章。敝處自從在赤心愛國集上徵求這項稿件之後。承蒙讀者珠玉紛投倒也收到不少。只是因為篇幅有限。不能充分登載。祇得把未刊各稿代為珍藏。俟有機會再行發表。尚希應徵諸君原諒為禱。

諸位讀者看了國恥增刊的文字。大凡有些血氣的。一定很是憤慨。但是過於憤慨。也有傷身體的。因此鄙人揀了幾篇滑稽小說。同許多有趣味的小品文字。刊在後面。使讀者開開笑口。借此調劑平均。這也是黃連樹底下彈琴。苦中作樂的意思。

本雜誌現在又多了一位撰述名家。就是遊戲世界的編輯者趙若狂先生。他的作品已在上期起開始發表。以後當每月請他做幾篇。諒讀者一定很歡迎的。

鄙人前次說過要出偵探世界之後。有好幾位愛讀紅雜誌的朋友。寫信來要求紅雜誌上

### 編輯者言

編輯者言

二

依舊要刊登有價值的偵探小說。編輯者未便過拂衆意。就在這一期上刊了三篇偵探小說。內中徐卓呆的『賣屋廣告』一篇。做法很是特別。金寒英的『原來是你』。就把陸澹盦同澹盦夫人做了書主人。却硬派我做個嫌疑犯。真是豈有此理。但是他寫澹盦的家庭狀況。竟完全不對。原來澹盦夫人是個不識字的半舊式婦女。我時常到澹盦家裏去。有時見她喫着新養的小澹盦。有時見她拔來報往的料理家事。何嘗會得寫甚麼字。做甚麼小說。也沒見她穿過高跟皮鞋。澹盦家裏的傭人。祇有一個癟嘴癟臉的老婆子。何嘗有像紅兒似的婢女。況且澹盦也從沒有穿過洋裝。寒英先生啊。你不認識陸澹盦。我倒可以同你介紹介紹。不過你硬派我做了一次嫌疑犯。吾却要你賠償名譽損失的呢。哈哈。

『偵探世界』現已籌備就緒。第一期不日可出。長篇小說共刊兩種。一種是不肖生的傑作。叫做『俠義英雄傳』。情節和『江湖奇俠傳』一樣奇特。開首講大刀王五同霍元甲的事實。講得着實有味。每期刊登兩回。還有一種是程小青的『東方福爾摩斯霍桑偵探案』。也很有奇趣。其餘短篇小說。有天虛我生的『十一點鐘』。徐卓呆的『母親之祕密』。趙若狂

的『裏中物』都是滑稽偵探。看了令人笑不可仰。何海鳴的『瓜園通客』顧明道的『獅兒』都是武俠小說。看了令人虎虎有生氣。海上漱石生的『紅指模』陸澹盦的『李飛偵探案』程小青的『古塔上』胡寄塵的『一件頂簡單的偵探案』何樸齋的『賭窟』都是偵探小說。鉤心鬪角出奇制勝。看了令人拍案叫絕。尚有小品多種亦均名家之作。全書精神飽滿。絕無鬆懈之處。每期售洋三角。定閱全年更為便宜。因承愛讀者紛紛函詢。特寫幾句以當答覆。

本雜誌三十六期刊的新香軒詩草。真是別開生面之作。後來又接到薛伯棠、韋蘭史、詹振先諸君和作數首。除薛君大作已在上期刊布外。尚有二種。當陸續發表。不過此種臭稿。(係滑稽語。請弗認真)偶一看看。頗覺可笑。倘然連登不已。也要惹起讀者的厭惡。那『不堪嚮邇』同『人皆掩鼻而過之』的評語。恐怕也逃不掉了。特此謝絕。請弗再投。

還有紅娘日記。曾由明道、民哀、恥痕、三君做過。此種作品。也只能偶一看看。以後恕不再登。請投稿諸君不必枉耗腦力。

### 編輯者言

編輯者言

四

本雜誌所刊『江湖奇俠傳』時有讀者投函要求改登全回並切責鄙人不應將向君大作加以腰斬此事曾與獨鶴及沈知方君一再磋商卒以成本關係未能照辦尚祈原諒。程瞻廬先生前著社會小說『原諒』曾按日刊登新聞報讀者異常滿意紛紛要求刊行單本現由本局發行封面請李涵秋先生題眉謝之光先生繪圖用三色版精印美麗悅目每冊定價四角凡讀本雜誌者將下方書角剪下來購祇收半價以示優待。

本雜誌下期有何海鳴先生所著『項圈』一篇陳義甚高可與毛柏桑之作相颉颃吳雙熱先生所著『還租』一篇字字血淚爲貧民鳴不平孫玉聲先生所著『小青塚』一篇爲受虐於大婦之小星寫怨忿立意警策程瞻廬先生所著『呂仙做壽』一篇于滑稽中影射時局亦頗雋永王微子先生所著『藥誤記』一篇文筆簡練事實沉痛洵屬佳作特此預告。本雜誌卅一卅二期所刊『招領紅良心廣告』『胡圖啓事』二則據吳福年君報告謂與『餘興』第二期所刊者大致相同並以該書爲證敝處核對之下確屬無誤噫抄襲界上又多一人矣。

(續)



症之化不食積患曾孩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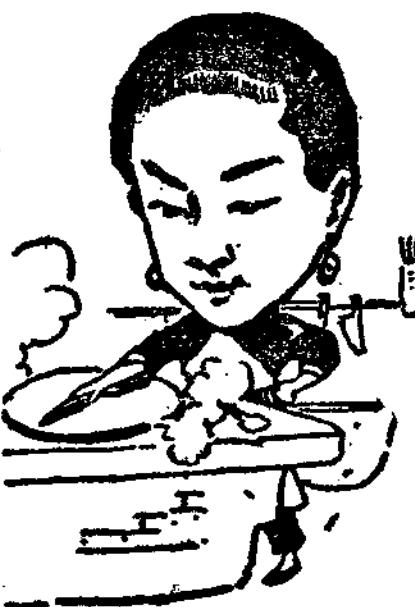
嬰孩自己藥片乃是英國通用小孩之靈藥專治  
牙各症且能得天然康樂之安睡藥性和平絕無  
損害之虞如曾處無從購買嬰孩自己藥片祈即  
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廉士  
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  
在內



浙江永嘉商會會長唐庚先生係浙江溫州府人也其來函云鄙人第三子前者體質羸弱時多癆病揆厥原因皆由其母過于溺愛凡菓餌之屬恣食以致常患食積氣阻消化不良等症且面黃肌瘦弱不禁風雖延醫服藥終難除根及試服嬰

用嬰孩自己藥片得獲全愈

定在意料中矣故特草函奉聞以便宣佈各報可也  
痔瘡痛苦可免痢疾腹瀉之虞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函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  
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英洋三元郵力在內



請觀奉省梨樹縣榆樹台泰東日報分館李子芬先生之證書李君來函云啓者前購貴局紅色清導丸正值內人染此疾病遂如法試用服後大獲奇效果有回天之力起死之功較諸別藥大有霄壤之別日後暢銷全球

# 本園著名良藥



## 烏鵲白鳳丸

婦科

謹告諸君白鳳丸市上多矣欲購真正有效驗之烏鵲白鳳丸請認五彩花鐵盒盒而仿單印有農商部嘉獎一等獎章半單難可以盡述不論胎前產後一切婦女百病均見神效無病服藥者亦可。此聖藥也。

房兩半單料一價目一品每丸洋一元加料五角雙料二角無病服藥者亦可。

止咳茶 每盒五角  
每包一角  
萬本園監製止咳藥茶普送咳嗽者服之莫不見效始敢

應試出而濟世此茶經年苦心研究揀選君臣良藥監製始敢

使其不寒不燥藥性和平不論新久咳嗽傷風不神咳嗽始敢

熱咳痰燥咳嗽失音咳嗽日夜咳嗽及諸般咳嗽無不效果

致誤

致誤</p

投稿簡章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一本雜誌除長篇外其餘短篇小說及各種小品

文字一律歡迎投稿

一小品文字以滑稽有味者爲合格

一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一來稿一經刊出著作權即歸本社所有

一酬資由本社酌定每逢陽曆月底結算憑簽字

單向會計部支取

一却酬者請於稿末註明揭載後的贈本期雜誌

一冊或數冊

一列稱無證登否惟不發還惟附有郵費及掛號費者不終書於一日內未收

譽者不登當於一個月內奉驗

一、投稿者請逕寄上海閘北寶山路西虬江路世

界書局紅雜誌編輯部收

一抄襲家幸勿惠顧

卷之三

		零售	每册	零售一角	每册
全年	半年	廿五册	實售二元	本國一分	
五十册		實售二角		日本三分	
實售四元				外國四分	
外國四分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畫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劃  
策大力謀發達俾獲厚利而圖久遠  
各商號盍速來乎

承接印刷

▲印刷考究

▲取值低廉

▲約期交貨

▲決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石印並請專  
門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印 承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路馬四海 上市